宣講摘要

卷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7
4

善惡異報

浙江昌化縣離城五十里地名桃花溪有一文生名舒代香平生正大光明公平無私家計平常每年教學爲業從根本上與人用功先德行而後文藝盡心教訓惟恐誤人子弟雖屬寒士廉介自持不苟取人一文娶妻許氏容貌端莊克盡婦道所生一子名叫青雲尚在襁褓兄弟名代遠爲人狡猾心毒貌慈娶妻尤氏潑烈不堪兼之娘家富厚嫁資豐盈尤氏常自恃其勢凡事佔强許氏常存忍讓並不與伊校量尤氏雖潑亦無由發作不意方中時值饑饉顆粒無收雖有富家大族亦不送子讀書先生雖有才學無

F0157-(4)

地教化代香始與弟商議命代遠料理家務遂出外遊學一去幾載杳無音信此亦學運不佳未曾掙錢無面回家誰憶尤氏乃是長舌之婦常在夫前搬弄唇舌只說因兄入學以來家中日用耗繁外借多金此時債主逼討不緩兼之外借無門定要將業出售方得了休代遠聽信婦言即與許氏商議說賬主勒逼不過必須賣田還賬許氏不解其意只得依從及賣田之時概不與許氏得知其錢盡歸代遠支消兼侵漏歸己所剩不多許氏向伊問訊反道賬是哥哥欠的賣田價銀概行還了賬項祇剩錢四十串平分算了許氏得錢二十串只是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代遠從此家業陡富豐衣足食許氏未上一年將錢用完日食難度一日雲

兒餓得啼哭不止許氏思想此時舉手無措只得眼含珠淚隨帶青雲去至二嬸家中借米時遇尤氏正在吃飯一眼看見許氏大聲說道混飯吃的又來了許氏聽得心如刀刺只是口喊二嬸放聲大哭曰○未曾開言珠泪滾忍饑含羞把話明二嬸你的好福分再有福分搭拌你們都要搞窮了如今衣食都豐盈是我們自家掙的未曾沾你的光想起爲嫂好苦命老爺娘子命都歿了枉在人世走一遭帶起娘子連飯都不吃甚麼狂自自從出門數年正杳無音信回家庭啵出門去會發猛財平頭起不回來了身負債賬實難掙帶累二弟也受貧你一輩子就只有這一句話纔有點良心到底是你帶累了我哦無奈把田來賣盡剩錢不多怎得行剩的錢當倒憑衆人分分錢二十不爲很又道坐吃如山崩好吃懶做是你的又未有吞謀你的好了的我們完了是你兩娘崽吃我們又未連累你未上一年無錢剩

餓飯三月還有零你餓飯跟我說我餓又跟那個說。時常盡是菜當飽拿米當鹽
娘兒吞可憐青雲年紀嫩餓得清瘦不像人。活像猴子兒樣何不等他早些死了還好些不吃盡菜哭得很扯住衣衿不斷聲爲嫂一死不打緊。二嬸哪。你兄只有苗一根有兒不養莫說一根半根還要死。還望二嬸施惻隱把米借貸一二升。噫甚麼年歲輕容易借得倒來我還未得吃飽倘若救我娘崽命勝如念了一藏經要唸經我不曉得去請和尚不頭起拿跟你吃二嬸不捨死一定伺不念在弟兄情。噫弟兄雖親財利各別又道說分家三天成多鄰舍快莫那們說那管得這們多聽說不捨心痛甚可憐青雲未出林說罷珠淚如雨滾真是開口莫告人。既餓不過那裏還有點猫兒飯拿去吃了。○許氏聽說愈加悲傷想道餓死不吃猫兒飯凍死不向佛前燈背着青雲痛哭而去正是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許氏行至中途心中思想家如水洗娘崽必是一死不覺悲啼不已時正過方翁路過問明來歷不忍于心現即搗米一升向許氏言道你丈夫出外遊學信音俱無你在家中室如懸罄聞聽人言別縣豐收刻下方中有人邀約出外逃荒你何不一路同行一來逃活性命二來探訪你夫君下落豈不兩全其美許氏感謝不已拜辭而去歸家即將動用寄放停妥隨帶青雲與眾人出外一路苦情難以枚舉行不數月到了南鄭縣不意許氏多傷暑熱偶得寒疾無錢調理愈見沉重難以行走眾人遂將許氏丟在廟中各自去了許氏此時離鄉別井舉目無親病在須臾自料必死手扯青雲放聲大哭曰病奄奄撐不起身體困倦捨不得我姣兒扯攏身邊兒哪娘心中

似刀割淚如雨點我娘崽命運苦這般顛連兒的父入贅門何等
體面生姣兒你父心實在喜歡只說是把姣兒撫養成漢到後來
讀詩書得做高官誰知道負債賬家業耗散兒的父纔遊學去在
外邊只說是三兩年定要回轉誰知他一分別就有六年你叔叔
把田地拿來變換餘剩錢來平分二十多千娘崽們錢用完無處
去辦饑不過與二嬸借米哀憐（青雲兒）你二嬸做的事實在短見米
不借辱罵娘反出惡言多蒙得方太翁前來指點他叫我帶姣兒
尋父回還因此上隨眾人出外逃難受風雨受暑熱脚板走穿忍
羞辱忍饑寒閱歷艱險走一陣哭一陣悔濫腸肝只說是神默佑
兒父會面到那時我的兒性命保全又誰知到此處娘得病患要

飲食與藥吃又沒有錢眼見得我娘崽就要分散怎捨得我的兒
各走一邊（傷心兒）可憐間我姣兒八歲未滿出外來丟了兒不知
東南（痛心兒）既無父又無娘未有親眷我姣兒這性命怎麼保全
娘死後若有人把兒憫念（崽）跟隨人要在行切莫性偏長大來把
父母恩莫拋散春秋祭在門外化點紙錢捨不得乖乖兒再看幾
眼娘崽們只哭得如醉如顛　許氏哭得十分傷慘正遇附近一
人名崔興泰此人素性誠樸家業不大佃田耕種正在廟前經過
聞聽廟內哀聲震地即進廟問明來歷忽見青雲品貌非常不覺
惻隱發現遂與許氏言道你病體沉重不能出外求食你子年幼
豈不餓壞不如將你子抱在我家你在廟將惜病體我每日命人

送飯遞藥若身體康健你子亦得活命許氏亦料事難保全只得依從母子痛哭分別後調治數日病漸鬆緩許氏於是白日四鄉求食夜回廟中歌宿不意青雲素未離娘心中繫念得緊一日私去廟中尋母不見復至途中啼哭忽來一人名盧映溪此人乃是昭化縣人氏見此孩子啼哭因問何故青雲言尋他母親映溪戲之曰你母在那前頭跟我一路去青雲信以爲真行有里許映溪見青雲眉清目秀遂帶回家鄉更名盧森彩收爲義子却說許氏病體全愈思想青雲卽去崔家看望中途正遇崔興泰言你子前三日已至廟中來了許氏聽說悲啼不已崔翁不忍卽回家取錢一千拿與許氏作費用以訪青雲下落許氏跪地拜謝急去四處

探訪不題却說舒代香在外遊學竊身昭化難以歸家幸遇富翁李德隆接在他家下訓蒙一連幾載學運通暑有餘錢盧姓與李姓近將森彩亦送館中攻書此子聰明非常過目成誦代香得意盡心教訓毫無隱誨正是骨肉已見不相識父子又加師生情却說許氏不見青雲朝夕悲啼不覺形容枯槁四肢無力及尋至昭化身無半文辛苦受盡每日在尖峯山（割草撿柴以度朝夕）一日柴將撿滿忽遇山主撞見刀與背兜概行搶去許氏思想尋夫不獲反失其子兼之檢柴遇搶實係命運乖舛坐在路傍放聲大哭（謳）許氏女坐林中自哭自怨細思想不由我珠泪漣漣哭只哭我遭下這般磨難怨只怨我命運這般顛連自配夫入贅門也算體面又有我

青雲兒接起香煙只說是他父子後來光顯富也有貴也有得終餘年誰知道二嬸嬸心腸改換每日裏在家中吵鬧不安我夫君急不過遊學外邊二叔叔不商量私自賣田餘剩錢來平分二十多串吃完了二叔家去告哀憐借不倒才另想出外逃難又不料至途中疾病相纏那時節我自料必遭凶險看着我母子們難以保全又幸遇崔恩人把兒帶轉我縱死兒也得活命保全又喜的蒙神佑病體稍減去看望不知兒逃在那邊兒崔恩人贈盤費四路打探到今日無踪跡也有數年無銀錢無執業那得衣飯也只得去傭工做鞋洗衫無人請打豬草去把柴檢賣得有幾文錢也過一天冷起來冷得我橫身打戰餓起來餓得我滿口流涎今日裏來打柴被人看見將鐮刀搶去了不肯退還無背簍無鐮刀怎麼去檢這才是死期到命在倒懸我縱然身死去終身不忍苦只苦青雲兒身落外邊但願你遇貴人提攜顧盼春秋時在門外燒化紙錢許氏女只哭得十分傷慘左一思右一想進退兩難　許氏哭得人事不醒欲待尋一自盡奈兒與丈夫俱未會面欲待不死難以度活終朝正在危急之處忽遇代香出館赴宴歸來因許氏形容憔悴容色大變故不能相認見其痛哭異常遂問來歷始知是妻許氏夫妻相會痛哭悲泣正是久旱逢甘雨撥雲見青天夫婦回至館中各敘衷腸但不知青雲逃往何方及到次日許氏見森彩恰似青雲一般但又隔了兩年有餘兼之其子先年飢瘦

如柴於今長得飽滿大不相同亦不敢冒認乃與代香言明代香初猶不信許氏言道若是青雲背上有掌大紅記代香即將森彩喚至解衣觀看果有紅記一家相會悲喜交集代香因請映溪至館問明來歷始知係途中檢回夫妻拜謝不已映溪亦仗義之人遂將森彩退完本姓青雲自此以後愈加發憤文思大進十六歲入學十八歲中舉二十歲登進士回鄉祭祖此亦代香教人子弟之報將攏家時代香與妻商議命青雲在後夫妻扮作先年模樣相繼而行以觀家中靜鬧如何誰知代遠旦已亡故其子亦亡尤氏得染腫病醫藥罔效時減時加一見伐香歸家衣物繈褓遂不檢採代香托人問及許氏母子尤氏傳說先年死了代香見此情

狀亦不深問各自去了不一時許氏又至尤氏見嫂仍是當年一般亦不打張許氏故意挨傍央求曰爲嫂看來還是二嬸福氣好想爲嫂受盡千辛萬苦到而今還是這樣忍饑受冷望二嬸念在姊嫂情分將舊衣借一件與爲嫂的穿就如作了萬福尤氏聽罷怒曰我怕你走出一個甚麼世界來了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正謂命中只有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好不知趣厚起狗臉還要來借衣穿既冷得很那土地當門有盞神燈自家去烤許氏聽得乃答曰二嬸你要記得尤氏曰怎的記不得正在爭論忽見報馬已至說道舒進士歸家全堂執事甚是榮耀尤氏方知兄嫂是前來試他心思的即近前諂媚言曰嫂嫂說要衣服還是衫子嗎要套

子呢妹在櫃內去取許氏曰我去烤神前燈火尤氏滿面通紅又曰看嫂嫂眞是福氣好如今青雲中了進士你又是個老太太許氏曰我那個活像猴兒樣尤氏見嫂不順情遂曰先年之事是弟媳一時錯思望嫂嫂寬宏大量莫記前仇許氏乃不計較正是用手捧盡千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却說青雲歸家前呼後擁觀者猶如水潮至家拜罷先靈祖考遂請尤氏出拜尤氏此時滿臉紅紫將至中堂忽然肚內發痛鼓包流血不止後數月爆肚而亡正是長舌婦罵名千古狼毒人遺臭萬年其田房概歸代香青雲急將二父接至重金答謝後青雲爲陝西尚寶縣知縣德政清廉世代簪纓代香夫婦俱享高壽並受誥封從此案看來女子不和婦

以強欺弱者宜以爲戒男子聽妻言而乖骨肉重財產者亦宜以此爲戒

歸正成眞

明朝永樂年間有個神奇莫測的拐子訪不出他的姓名查不出他鄉貫認不出他的面目只聽見四方的人者裏在說被騙那裏在請被拐纔說他南方去了北方的人又在受害天下各州府縣繪圖緝拏那裏拿得倒列位又怎麼拿不倒他嘞只因他生平得了個改頭換面之法今日把你拐騙明日會着他又另是個面目一座清平世界被他弄得個鬼哭神愁的及他到賊星退命驛馬離宮的時候一意改邪歸正才說出他的姓名鄉貫此人乃廣東

肇慶府高安縣姓貝名喜另外有別號、叫做貝去戎、他爲何有者個別號嗽、只因他父親是個挖墻割壁慕賊外人因他姓貝、就揑他贈個號叫做貝戎二字、合攏乃是一个賊字、人人都說夜間小心謹防貝戎、及到他手上竟不做慕賊偏要當拐子、所以加一去字、名叫貝去戎、一日他的父親將他叫來問道、你者奴才爲父做了一輩子慕賊、並未犯案者黑夜偷竊那些不好、你爲何要去當拐子去戎說、大丈夫要弄銀錢須當正大光明、何必暗中竊取、兒當拐子、正是明去明來、又不走夜路、又不躭擱瞌睡、有那些不好、他父親說、奴才只講當拐子好、殊不知拐子那一碗飯豈是容易吃得的、必有孫龍之智、貢莊之勇、蘇張之佞、又要隨機應變、料事如神、方才把外人的銀錢弄得到手、你有好大的見識、總要去當拐子去戎說、你老人家莫管、兒自然拐騙得來、他父親不信、又說你是要當拐子爲父上樓去、你哄得下樓來了、就儘你改業若哄不下來、仍然跟倒爲父做慕賊去戎遂擺頭道、你老人家若下樓來看哄得上去麽、你老人家先在樓上、又怎麽哄得下來、他父親說我就下來看你怎麽哄上去法去戎說、業已哄下來了、又何須哄上樓去、他父親當時歡喜就隨他去當拐子、及去做了幾回、生意就有人慕他手段高強、前來拜訪學習、又隔不幾年、他父親身亡、即備衣棺停在西山、他帶起一般學徒遍遊天下、不但民間被拐、即京省那些官宦無不被他拐交者官宦他又如何拐法、因一

日寫了一隻大船要到京師去做一个勾當恰遇一筆客前來搭船上京他就留在船上時常拿些酒食款待筆客感情問他的姓名進京何事他便扯一個誑說他是江蘇人氏京中張宗元張吏部就是他的爹爹因奉母命進京去看望父親的筆客即忙下禮道原來就是張公子小人失敬了令尊大人就是小人買筆的主人此番進京少不得要到尊府拜訪去戎乘勢問道你者回帶了好多寶貨筆客道沒有揀公子說我們頭錢褊窄沒有多做得即在夾袋中取出一個清揩遞與去戎說上面寫得明白公子看了便知去戎接着一看見揩上寫着某衙定做某色筆若干價錢多少一一寫得明白去戎看完道可惜了可惜了筆客問道可惜甚麼去戎說可惜我出路來了若是在家就拿幾百銀子梗你多做一些去賣賣了將銀還我一則儘你多賺些利息二則你去來也少些盤費筆客聽得此言利心大動遂央求去戎道公子若肯提拔小人何寫封家書待小人去到貴鄉領些資本多辦貨物趕來發賣小人已辦貨物煩公子順便帶進京去借重一位管家各衙門分送如何去戎聞言也知筆客進了圈套慨然應許寫下諭帖一張叫管事家人付銀五百兩交與筆客某人趕貨進京不得有悞筆客領帖將他貨物交付去戎千恩萬謝望江蘇一路行去走了兩月有餘方纔江蘇及到處採問那裏有甚麼張公子筆客此時方知遇着拐子自己貨物已失了盤費又盡了萬般無奈只得

沿路來貪趕進京去者就是貪人財利受人簸弄的下落再說去
戎將筆客的貨物帶至京中他打扮做筆客照清摺上的姓名到
各衙門送筆說某客是他舍弟因病不能出門恐怕老爺們要筆
用特叫小人送來貨價前已作明了若在便中就付與小人帶回
以作舍弟養病之資若不便就等舍弟病好親自來領但還有一
言要稟明老爺舍弟說連年生意淡泊靠不得北京一處要往南
北一路凡由北至南路過的衙門或是老爺的貴門人或是老爺
同年或是老爺的令親求賜書札幾封薦去賣筆也是老爺的
德他不拘那道衙門都是看樣說法那些官長聽他說得近情
他一面寫薦書一面兌貨銀那書上的話不過先敘寒温次

談衷曲竟把那賣筆的事帶書一兩句管他賣得也好賣不得也
好那知去戎求書才不是爲賣筆他專意要看他書中的稱呼與
用圖書好另造假札在那些衙門去抽豐所以他到南京一路的
官宦都被他拐交了去戎到得此時將他拐騙的銀子算來約有
五千餘兩他心下思量道古人言有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我已縱
欲多年未曾倒過賊運若一旦賊星退命拐不來那時才悔也是
枉然我何不停了歹事做些好事也把我生平的罪免點有何不
可一日來到杭州他天天在那大街小巷做個莫事去尋事幹的
人尋了三日忽往一胭花院過聽聞內有一妓女在哭實是哭傷
慘他就信步走進院去走到哭那妓女房中那妓女見有人來即

走出房門去哭去戎見他出去也跟着出房問道你者姐兒我因爲聽見你哭才來問你你怎麼見了我又走出來做咪那妓女只是啼哭也不答應去戎又問道你者姐兒我專意來問你你怎麼不講你把你的苦情講來我聽那妓女見此人問得肫切仍將去戎請到房中坐下才一一哭道謳客官聽奴把話論奴今說來痛人心奴夫姓劉名一品蘇氏一娘是奴名（哦你名蘇一娘配夫劉一品原來有丈夫的你既然有丈夫爲何又落在胭花院中只因奴夫不務正一分家業被他偎逼奴爲娼奴不允將奴賣在院中存（哦你丈夫不務正道把家搞完了逼令當娼因你不肯才把你賣在院中的喲者也是你丈夫不成才怪不得你嗎你在哭咪）院媽逼奴搽脂粉倚門賣俏把客迎奴甘一死豈不肯院媽朝日用非刑因此奴才珠淚滾時在院中放聲（你哭才爲院媽打你估你接客喲既你不願當娼接客又願怎的）出院門（你出了院門又做甚麼）紅塵事兒概丟盡一心出家去修行衷腸一片已說盡（客官爺）看奴傷情不傷情去戎聽罷想道我正在尋好事做他既不願當娼何不拿銀將他買出也是一點陰德好到却好怎奈他年輕幼女心不堅豈不枉費好心遂當面問道時才聽你講情願出家我到有心將你買去但不知你是眞心否一娘聽得此言隨手摸把剪子將頭髮卽時剪下那知院媽起初見一客人來問一娘他就在門外竊聽及到此時聽一娘把髮剪了一心出家不願當娼就跑進房來扭着去戎吵道你是那裏來的拐子誘人出家奪人的飯碗我們今天把命拚了去戎曰不用吵鬧你們

當娼無非要錢你到好好說我把你買他的身價銀子還你若
吵鬧我把你送到官前說你逼良爲娼就要把你處死院媽聽去
戎口硬願還身價銀子當時也就不敢亂言只於身價之外要些
度用銀子去戎應承就叫院媽送一娘到他寓所把銀兌出打發
院媽去了卽託店主換他買座房廊改造庵觀分爲兩院左邊儘
一娘修行右邊乃是自己出入不上半月將庵修造齊整只留
空樓未曾改換此樓乃是一個仕官告職修的匾額上題着
三字言止於此有不復出的意思去戎盤旋數日見那匾
不作怪前三日還是歸止樓此時那止字頭上被燕子
巢就是歸正樓去戎見了想道者明明是　上著眠

我做了一件好事叫我改邪歸正故遣禽鳥添此一筆我今何不
拋棄紅塵來學仙道遂左邊與一娘商議道我如今也要修眞但
庵中只供得觀音羅漢並無釋迦三清有心將此庵修成大殿你
在左邊養性我在右邊修眞不知此事可好麽一娘道好道可好
但修造大殿必破費銀錢你既出家就斷了生財之路若把銀錢
用完異日度用又出何地去戎說者且不難待我用些法術感動
人包不上半年自有人來修道一娘道你才說學仙又沒得道有
何法術去戎說你莫管他我此時要回家葬父約有一年待我回
來之日包大殿造成但者十八尊羅漢神像內有一尊塑得不成
不如趁我未走也好另換一娘勸他將就些他總不肯果然另請

明手換過他才起身臨行時對一娘道你也出家許久尚無法號我今與你取就名叫淨蓮取你前在院中不肯接客僧如淨蓮一朵我也自取法號名叫歸正亦自有取義異日即以此名相呼去戒說畢起程走了將近半年忽湖廣來仕宦山西來一富商各帶銀二千同來與淨蓮修造大殿淨聞此情即將富商與仕宦接入觀音堂中獻茶已畢問道二位檀越因何緣由舉者善念來修殿宇只見那位仕宦言道　離却鄉關到此地下官把話說端的只因年老將官棄告職歸故學玄機日望靜中得樂趣無災無害到期頭不覺眞誠感天地來一眞仙把話題他知下官慕元理勸我廣把陰隲積有件善事急做去不可錯過將銀惜此處庵觀欠修理看就良辰與吉期帶銀來此修殿宇毋得違限妄趲移又說觀主非凡四不久飛昇　上天梯功成圓滿得面敘管取福壽與天齊　仕宦說畢富商疑道時才老爺說眞仙下降不知有何考驗仕宦道前日他來求見下官門上小价不與通傳他在門上書回道人拜四字臨行對小价說吾明日此時再來拜訪爾即不傳爾老爺自要見吾小价等他去了見門上有字怕受責懲才打水去洗誰知用盡氣力洗刷不去小价才報知下官下官不信親看他洗刷果如其言只得喚一木匠用鉋推去誰知推去一層也是如此推去兩層仍然如此幾乎門扇推穿那字還在下官才有一二分信他曉得回字折開是一呂字回道人是呂純陽的別號即吩

示小价明日再來不可阻擋我定要會他次日果來下官卽忙出迎見他背上負寶劍一口鋒利無比下官怕他行刺對他道既蒙降臨求將寶劍脫下才好相會又見他不慌不忙把寶劍取在手中竟對着三寸長個葫蘆緩緩插將下去不消半刻把三尺龍泉只剩一劍把塞在葫蘆口內怎麼叫人不信況他說話並無一毫私意只叫下官自來修造殿宇者是眼見的功德怎麼不依他動問者客人何所見同來修造那富商一一說道　時蒙老爺來相問細聽愚下說分明只爲命運多否鈍年過四十無後根朝夕在家心煩悶聞一老僧到門庭終日參禪獨坐定不言不語似雕成彼時出庄把他看見一緣簿手中存募化修造無別論只求檀越發善心地名日期都載定恰與老爺兩相因若將殿宇齊修整管取兒孫發滿門看罷緣簿自思忖者樁善事何妨行親筆捐貲離鄉境幸遇老爺到來臨來意衷腸已表盡不知得報在何辰　富商言罷淨蓮道老善人莫記錯了地方吧富商說怎麼記錯蓮云時才老善人說是僧人募化本觀並無僧人莫非說的又是一處伯善人記錯地方者位官長既遇眞仙來做善事自當樂從至於老善人帶來之銀原非本觀化來何敢冒認況尼姑修殿自當尼姑募化豈有假借僧人之理清淨法門不當有此嫌疑之事尊意決不敢嘗請善人帶銀別處訪問富商道要講是別處怎麼者地名與日期均與老爺相合官長道既發善心不當中止況事事相

同就在此處同修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出庵相擇地基走到一座空房那富商見一尊法身大吃一驚仕宦道爲何吃驚富商說前日來家募化的僧人正與此像相同說罷近身看粉牌越見驚訝仕宦又問爲甚又驚訝富商說者粉牌上姓名功果都是愚下親寫仕宦道者樣想來客人所遇是眞佛下官所遇眞是眞仙我們同將殿宇造日後果報不卜可知二人依着眞仙眞佛看的日期催督工匠不敢違限及到告竣之日仕宦與富商見一方士到來不像凡人舉動卽問淨蓮者是何處的道友淨蓮回言者就是本庵觀主道號歸正因前望着父親未葬去年歸家至今方回仕宦聽聞想昌眞人前日言殿宇告竣日得與觀主一面就是緣法當時倒身下拜把歸正當作眞仙商也把淨蓮當着活佛兩下留住數日方才歸家從此一尼一道認眞修煉不上十年都有點道歸正到此時不以誑言欺人才說出他是拐子某處拐銀多少自覺非正回頭甚早未曾犯案淨蓮道聽你說來你從前拐騙之事十回中我已知八九但造殿一事至今莫解爲甚前半年就說有人來修造後果如其言難道學仙未成就有着般妙術歸正道我那前日是用拐子營生淨蓮道凡事可以拐未必字鑽木葫蘆插劍羅漢化緣也是拐做得來的呀歸正道要問請聽悟道後把前事一一細表說將來仍不外拐騙根苗我訪知那仕宦極信仙道信仙道又便怎麼命弟子粧神仙去走一遭者神仙你命弟粧出來那字寫在門上怎麼又得鑽木嘞

字鑽木那乃是用的龜尿任水洗任鉋推難去分毫哦字跡鑽木是龜尿和墨寫的那寶劍那們長又怎麼插在三寸多長一個葫蘆裏頭去了那寶劍係內空鉛錫所造葫蘆裏裝水銀一見冰消哦那劍乃是空的又是鉛錫做成葫蘆裏先登時不見者葫蘆插劍即是假的鉛錫見水銀即化所以寶劍進葫蘆必那羅漢帶化緣也是假的未嗎又是我見堂中羅漢面貌與弟子實相似不差分毫實訪得那富商未接宗祧命弟子帶緣簿去走一遭結了緣脫字跡寄回懷抱要使他一見了神鬼蕩搖哦是的你要換那羅漢身那羅漢與你弟子相似又訪到那富商無子叫弟子裝成羅漢帶簿前去募化富商結了緣又叫弟子將字脫於粉牌仍然安在羅漢袋中使他來此自必神驚者事眞是神仙莫測哩此是我一生的聰明計較比世人那一切拐騙更高猶幸得早回頭即時悟道若不然此刻間必赴陰曹看將來人只要回首趁早或成仙或成佛自有一朝

聽了者番情節無不驚服俗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誠哉言也後歸正與淨蓮一齊成了正果飛的飛昇坐的坐化都不生奇最奇若湖廣那位仕宦山西那位富商自殿成回家富商連生三子俱聰明過人仕宦果得養生之訣活到百年始終天年即歸正弟子有改邪歸正能成正覺即此看來可見做善事只要自盡其心無有不得好報若貝去戎一拐子能改邪歸正猶得成仙今人未嘗拐騙豈難成仙嗎蘇一娘能持身守節即得成佛今之能全節操自必可以成佛也人盡審諸

貞淫異報

昔歙州歙縣有一人姓唐名皋幼與曾省同學曾長四歲年二十

許二人俱已入洋但文才雖同而存心各異唐性貞介曾多淫蕩是年相約在一富家空房中讀書適曾省歸家數日未來唐皋一人在館讀書忽有一女子自窗外將紙窗餂破來窺唐皋唐皋問道窗外何人那女子答道我是鄰女春桃唐皋道你屬女流夜深來此何事春桃道今夜恐你一人孤單特來與你作伴唐皋道不可你乃良家淑女豈可敗壞門門自失節操乎春桃聞唐皋這番言語實不敢答唐皋又道你今夜至此心猿不定我有定心六害歌你可願聽否春桃道願聽唐皋於是正色歌來　第一件害聲名流入下等醜淫事縱乖巧也有風聲臭名出讒謗話被人說盡誰不罵娼婦娘是个癆人第二件害節操最宜要緊婦女家身如玉價值千金被人壞就譬如瓦盆破損千江水洗不脫含羞一生第三件害性命須當猛省做賊人久必犯此話是眞爹娘知只逼得投河弔頸任你是能飛騰何處逃生第四件害滿門這是一定家有醜幾代人都不光生一則說前輩人無有德行祖宗們在陰靈也不甘心又說是二爹娘少了教訓你叫他有甚臉去見六親有兒女更說是根基不正前頭人不學好待壞後人第五件害前程陰騭暗損既爲人誰不想有個發興年青人犯了淫福祿削盡到老來缺衣食又賤又貧倘若是命運薄必生怪病也有的瘸脚手又瞎眼睛再不然絕子嗣並妖壽命或妻女或兒媳也被人淫到那時作盡難方纔悔恨好事兒未做點要見閻君第六件害人

夕有一僧人夢店門上掛一解元匾左右懸二燈籠上寫餬破紙窗容易補損壞陰德眞難修這兩句話僧不解其意以告唐皐唐皐默識之後發榜唐皐果中解元再說曾省進場歸號見一女子來時怒罵道造孽徒奴本欲取爾命奈你一命不足以報我恨旁面一掌血流滿地昏死場中醒視卷面題詩四句云芳魂飄泊有餘年今朝相逢矮屋前誤爾功名敗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曾省復後歸家仍蹈前轍全不知改一日入尼僧廟見尼僧容美又與通姦尼姑暗想曾省長在廟內恐人來往露形暗生一計將之以酒遂將曾省頭髮剪盡行剃了就變成一个和尚曾省醒來摩頭髮不見纔知受了尼姑的害自日不便歸家只得夜晚回去是夜

喊妻開門他妻子把門開了見他腦殼上沒得頭髮便說道你是那個廟裏的和尚夜靜更深來在我家快些出去我這裏是不准歇的他妻即忙用兩手往外掀曾省答道我是你的丈夫他妻又道你是我的丈夫怎麼腦殼上頭髮都沒得一根曾省道我當眞是你丈夫你不信又過細看我的衣服他妻才過細一看果然是他的丈夫便驚問道夫君呀你腦殼上頭髮是那們不在了未必你要出家不成嗎曾省只得以實情告之幸他妻賢淑並無怨言恐貽笑于姪使夫潛藏內房候髮長方出曾省有一子名叫曾童數日未見父回每向母問其故其母謊以出外貿易去了曾童信以爲實忽一日看見和尚在母臥房內是夜隔壁私聽果然情意

綢繆惡氣難消手執利刀入母內室摸着光腦殼就是一刀其母驚醒頭已砍斷曾省的妻子抱着他的屍首放聲大哭謔見夫一死悲聲放思前想後泪汪汪該是夫君有冤枉誤遭兒手喪黃粱都是奴家未細想不該將夫暗躲藏只說躲藏免毀謗誰知不幸受災殃只怪夫君把德喪為甚貪淫壞心腸尼姑做事多混賬頭髮剃得光楂楂自古報應固不爽未見報得這慘傷在生夫都是這樣死後怎麼見閻王轉面我把童兒講罵聲逆子太慌忙頭上無髮睡牀上該向為娘問端詳為甚由你性情暴竟將父親來殺傷滅倫罪重固難講害得為娘無下場當時母子憂懼交集商量俏寄掩埋免得露醜怎奈事大竟聞於鄉鄰齊將此事鳴官上將曾童嚴審拷打曾童供出尼僧在案其官訊明詳報上司回文云曾省姦淫尼僧實為名教中罪人養髮潛跡枉遭逆子毒手生無善狀死有餘辜曾童疑母暗通淫僧持刀潛入內室明係捉拿母姦自干其罪竟致凶殺父命例應必誅立決斬首顯報肆市至於尼僧不守清規甘為惡首隱圖密室之私削去姦夫之髮空門宣淫應該充軍以懲淫惡之報尼庵自此一空曾省的妻衣食無聊後削髮為尼僧而終貪淫者其戒之

獨脚板

道光十年四月內德陽縣審得一案地名梨樹灣有一人名叫張榮山娶妻吳氏榮山為人樸實常在外貿易吳氏年輕在家不守

貞節與側近張牛兒通姦一日榮山掙銀回家吳氏與牛兒商議
要做長久夫妻那一夜榮山睡迷吳氏將他殺死尸首砍爛熬湯
正砍時一脚落地被狗啣去吳氏也不介意將湯熬成傾在東池
眞是人所不知鬼所難察不遠有个胡監生家業富豪爲人吝嗇
平日一善不爲分文不捨正是勸他作福又無錢禍到臨危有萬
千是年人口不順一家盡染寒症神藥不效一日街上來些濫友
說川東來个降童的師人何不請來降童胡監生就請師來家降
童那童降起走至正屋後挖出脚板一隻色尚新鮮胡監生見是
人脚私掣埋了因此他家病疾不日而愈又說那些濫友見他家
的病是降童好的如今謝字俱無就將人脚板的事報與德陽縣

太爺太爺就將胡監生父子捉去審問至不招認因此常常拷打
受盡百般苦楚胡監生無奈只得勉强招認在監內每夜焚香告
天口叫冤枉那夜夢神說道你每夜焚香告天說那人家冤枉於
你不想你家富豪一善不爲只圖積錢不知錢要積亦要散你只
知積不知散上天惱怒因降此禍事到家使你家業用完方能脫
身胡監生問道殺人是誰神與監生一掌監生一驚而醒只是啼
哭口裏怨自己錯了又說太爺想道胡監生也未甚招認此案恐
防冤屈何以得了因叫禁子前來問他那監生在監如何說法禁
子回稟他每夜焚香告天獨昨晚怨自己錯了不知何故太爺又
提出問胆大犯生自己失悔然何此案不從實招來監生跪在法

堂哭啼訴道　謊尊聲太爺休着氣細聽犯生敘端的　好好從直招來本縣與你原情招此橫事有道理自恨當年悔不及　如今悔也枉然了嗎事到如今不得已說出方纔把禍息　是呀你要招才得斷案自從人把稟帖遞牽連在案好慘悽本縣審的有憑有証任是有口難分洗刑罰受盡要命訖　非是打你全不招認呢不知此事從何起太爺呀叫我怎樣敘來歷銀錢用了三千幾父子監內暗悲啼用銀錢是你自己討得的每夜焚香把冤洗訴告天神與地祇　對天訴冤報應不爽起心動念神明喻昨夜一夢甚稀奇　是甚麼夢呢罵我有錢只顧已全不施捨把善積　哦你才是個自了漢因此禍事到家裏家業盡敗纔安逸　你在糊塗本縣在問你的人命因問人命從何起一掌推醒兩分離　太爺呀千錯萬錯是我錯自恨有錢不周急看來橫事有道理禍到頭來悔不及伏望青天施惻隱早救犯生出污泥　監生哭訴一番太爺見他情真也不追究發一張通關票銀子五十兩命兩个差人四下察訪這兩个差人一个叫劉吉只有父親在一个叫蔣才只有母親在二人自五月出外逢州過縣訪至年邊並無下落只得回縣繳票太爺見案未活將二差人各打四十又發銀子五十兩即日出城案若不活不准回縣劉吉叫道夥計這案怎樣得活我想於今川省宣講　聖諭勸人孝想我父也有六十多了你母也有六十了不免將銀分了各挈回家奉親我們出門打蓮花鬧唱些勸世文一則討得些錢可以度日二則勸化些人以答上天或者此案得活因此二人回家各辭別父母出門一日走在本縣

鄉場茶館吃茶見得兩个老漢上席吃茶一個說我們側近那張近都要拖累一個說休管他的牛兒與張吳氏通姦日後犯了鄰劉吉聽得就問道尊年高姓老漢道姓何劉吉道時才說張吳氏在那坐叫甚名字何老漢見是差人他也不說就去了劉吉蔣才道可惜這個好事我們日日下鄉走一家門首唱了一遍未見得此財喜可惜可惜及第二日走一門首正唱之間只見一人出來此人就是何老漢因問道你們都曉得唱勸世文有勸孝的沒得劉吉說有老漢道我有兄弟全不孝母親你把他勸轉我搗升米你劉吉道你叫他出來老漢把兄弟喊出劉吉二人唱道歌父母恩德如天大人子何不自打划自從懷胎到婚嫁父母養育難報

答一月懷胎心稍下二月懷胎脚手烜三月茶飯難吞下四月頭昏眼又花五月形骸都變化六月腹內長頭髮七月娘瘦如刀剮八月不敢走人家九月行動躭心大十月臨盆好慘殺一陣痛來自害怕二陣痛來泪汪沙一兒孩兒把地下父母忘憂笑嗄嗄自此刻刻把心罣撫養未敢忘卻他一歲帶在娘懷耍二歲就在地下扒三歲漸漸說得話四歲放潑多唰哪五歲與兒結婚姪六歲提防出痘痲七歲讀書送學下八歲習禮學問答九歲十歲憂心大十一二歲恐有差十三四歲身長大十五六歲防心花十七八歲忙婚嫁看看父母白了髮未接親時孝還罷接親忘了二爹媽夜間捫心細思下報答心腸在那塔勸君早把債還下富貴重重

好色家業棄貴者好色失朝衣貧者好色窮到底賤者好色不發積。報應原是循環理。天道默默有轉移。也有犯姦把命棄。也有中毒染病疾。也有兒女當娼妓。也有兒媳去還席。也有兒孫不爭氣。也有無嗣絕後裔。不信但把古人比。誰个好色得清吉。安國好色姦鄰女。金榜除脫名第一。陳生好色施巧計。暗做雷公著花衣。劉大好色會販米。數日落頭好慘悽。勤正好色遠逃避。窮鬼相纏不分離。看來美色如刀利。殺人不見血染衣。奉勸世人早回避。禍到臨頭悔不及。何不將人來比已。誰个莫得姐和妻。早出迷途回心意。自然福壽滿門楣。那一少年聽了此文。說道唱到唱得好。那些古人你講得講不來。劉吉道講得來。第一个是士子。名叫張安國。

享榮華。那人聽了一番。不覺良心發現。因說道這樣想來。當初錯了。後再不孝親。天神鑒察。說罷進屋去了。何老漢見弟回心。對劉吉道。相煩你勸待我搗升米來。劉吉說不要米。但問昨日街上說姪姦嬸娘。叫甚名字。老漢道說道說你莫亂言。此人名叫張牛兒。就在下手梨子園內。即是他家。劉吉叫道夥計。此去唱戒淫文好。

（歌）

過的動靜二人走至門前。見一少年坐在門首。劉吉忙唱道。

老深無底。勸人莫爲色所迷。雖是美色人人喜。上有皇天。今世人不明理。登山浮舟使心機。士子好色詩書棄。終。步雲梯。農夫好色賣谷米。庄稼上坎就受飢。工匠好色施。女盡天良把心欺。商賈好色難求利。任你撙算枉淘力。富者

入學後姦一處女女母知將女打死安國後下闈場主考見他文章好要中解元忽空中有一人說那有好淫人中解元主考忽昏迷不醒卽醒看時其卷已碎發榜後告於安國回家三日而死第二個是農夫名叫陳生家業頗富乃是單身人欲姦鄰婦不從一日天下雨打雷那陳生身穿花衣裝做雷公入於鄰家打死親夫鄰婦不知其情後陳生請媒娶爲己妻一日開廂見花衣問何用陳生遂道其故後婦把衣告官陳生立斬家業盡歸於婦第三個是商賈名叫劉大山東天乾劉大販米出賣婦女受飢劉大淫人婦女每欠給米一升淫者無數後回家見長髮黑面人手執一牌上寫犯人三日後頭落而死第四個是工匠名叫王勤正與一婦通姦心想私逃恐親夫追趕後婦用計私將夫治死勤正聞言大驚欲要私逃江山縣去做手藝方離七里途入店中吃飯店主打兩碗飯勤正問其故店主言你側身披髮一人也要吃飯勤正知冤鬼立身自投縣男婦正法少年聽得這些報應正中心機因說道我平生好淫全無報應我不信那些劉吉說莫謂無報日子未到既然不信可發幾文錢少年言錢到有尙未鑄劉吉也就去了是夜二更後二人走至壩子邊脚蹄竹竿一响聽得婦人言道你不必駭我有人替你受罪就是了我明年與你做道場二差人不明白喊叫開門少年把門開了劉吉取鍊子出來駭他以好弄錢少年說拏來自已套犯了事各人明白劉吉也不知情因假

意說道你道從直招來少年將通姦之事謀死親夫叔父狗嘲人
脚情由說了一遍劉吉二人纔知案辦活了送至縣中太爺問辦
活根由言道盡孝唱勸世文的感應太爺賞劉吉一名蔣才二名
賞錢四十串文張卞兒與吳氏對面剝皮纔將胡監生放回家業
至此一掃盡空從此看來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世
人何不急早盡孝除去淫惡好行施濟以免慘刑而得善報豈不
美哉

鴨嘴湖

傷人性命奪人財　自謂奇謀鬼莫猜
報應祇爭遲與早　皇天法網本恢恢

昔武崗縣有二人同院居住一名黎光德一名徐元興二人年均
四十有餘同年各生一子一喚黎永正一喚徐安此二子俱素性
小讒好爲譎詐黎徐二老均不教以正道反各誇其伶俐及長成
人黎永正慣鑄假銀人莫辨其眞僞徐安能造僞物巧於取利二
子心性相投於是合夥販布到貴陽州發賣遂得利又見貴陽州
通用小錢不甚選擇挑剔遂到藍山縣販買小錢得利更多二人
商議就在貴陽州開一錢鋪永正在私鑄假銀隨時兌換徐安仍
是販買小錢到鋪攙用二人內外經營一年有餘賺銀一千餘兩
二人暗地令人送銀歸家於是二人家中漸漸饒裕凡遠近客商
在鋪兌換銀兩者俱受其害久來久去被人識透機關衆人都想

捕其形迹、拏去送官証法、永正知此消息大驚、遂將鋪內現存之銀二百餘兩、捲包黑夜逃遁藍山縣、會着徐安、私自告以假銀發販鹽、永正將銀二百餘兩、捆作兩個包袱、用紫竹一根、挑起歸家、行至城步縣所屬地名鴨嘴湖、祇見天色將晚、遂投宿於蔣順店內、蔣順接着包袱、審得有銀兩在內、問了姓名里居、遂起不良之心、用酒勸醉永正睡至半夜、蔣順身帶利刀、推開永正房門、走近床邊、只聽得永正鼻息聲響、知已睡熟、用手摩着頸項、一刀砍去正中項下、而死、即同家人將屍掩至湖邊、掩埋、滅其形迹、將銀瞞做个神鬼不知、蔣順自此以後、洋洋得意、大張店內生意、因此致富、又說徐安獨在藍山貿易年多、不甚賺錢、又想永正歸家一去不來、遂收了貲本、各自歸家、黎老夫婦一見徐安回來、不見自己兒子歸來、遂向徐安來問、徐安說、你兒去年就送銀子歸家、我在藍山等了年多、不見他來、我才回來的、然何說未歸家、黎老聽得此言、心中着慌、急忙命人到藍山沿路尋訪一遍、並無踪跡、黎老夫婦年近七十、只有此子、尋子不見、坐在家中、好不傷心、謳四處訪尋兒不在、不由二老痛心懷、先年出門把布賣、只想賺錢歸家來、誰知一去兩三載、同夥回來你不回、我問徐安說出怪他說我兒先回來、既已先回、又不在好教二老費疑猜、即或另行做買賣、那有訪問不出來、莫非做事擺了拐、不學正道惹禍災、莫非行

船風波大船翻將兒水中埋手摩心頭細思揣忽然想出情理來
[illegible]陽台人不怪人理可怪同路折伴
[illegible]謀財害命喪陽台人不怪人理可怪同路折伴
[illegible]來抵賴反說我兒先回來此言定是把國賣可
[illegible]者奴才我兒分明是他害怎肯說出實情來待我稟官察
[illegible]時與我難下台　黎老夫婦去到武崗城以謀財害命控
[illegible]於縣官即出簽票喚徐安將合夥出外貿易賺錢
永正送銀歸家他在藍山貿易年多不見永正復來因此歸家這
些情由說了一番官全不信總疑徐安謀害是眞將他苦打徐安
受刑不過只得招認縣官將他收監一面命人尋訪屍身徐元興
夫婦在家聽說兒子招供丟監遂帶媳婦進城來看徐安一見父

母妻子放聲大哭[illegible]見爹娘與妻面不由這陣痛心肝珠淚滾滾
濕衫悔不該去把布販想路遠邀個伴誰知與我是冤牽黎伯伯
好拌蠻他將謀害告官前本待要把理辨奈何官不信我言平白
裏受牽連無故遭了不白冤受刑杖苦難堪祇得招認把命填到
如今坐禁監要想活命難上難[illegible]安說煩呀提起監內好不痛殺我
也請聽說禁監嘆禁監提起禁監非等閒不進來在外前縱受苦情
也安然一進來把門關錦繡乾坤不能看又受饑又受寒衣裳帽
子都當完每一頓是淡飯橫身餓得瘦難堪不剃頭披兩邊頭上
虱子有萬千白日裏坐一團無事且把家常嘆到晚來各歸班一
夜凄凉對誰言一更裏不得眠左思右想心腸亂想父母與同緣

一家老少不團圓提起了好心酸者下才叫悔後難知今日有此難不該別他到藍山二更裏把身翻陰風慘慘透胆寒臭蟲咬蛤蚤閙一身喘得痛難堪者苦楚有誰憐滿腸含寃恨無邊思量起淚不乾要想歸家難上難三更裏月滿天嚴霜冷冷覺衣單左邊冷翻右邊胸前寒冷背朝天在家中嫌夜短睡到天明還在眠坐班房很作難天明望得眼睛穿四更裏瞌睡纏忽然一夢轉回還爹娘喜妻更歡兩旁兒女將衣牽和賢妻手攀肩一心要把苦情言恨難友把身翻一脚蹬醒來折散相思夢假團圓醒來淚溼枕頭邊離家庭不多遠猶如隔了萬重山五更裏雞鳴天東方閃出日三竿天明炮震耳邊起來仍是法網纏有日頭熱和天向着太陽旁日眠無日頭周身寒抄手抱胸背腰跪受凌辱又無錢禁監苦楚說不完到後來把命填不知何日喪黃泉望賢妻和高年每日焚香告蒼天尋永正來接案者場禍事方得完　徐安哭了一陣他爹娘妻子寬慰一番祇得歸家命人漫漫去訪黎永正的下落按下不表且說城步縣屬一人姓顧名澗娶妻鄒氏賢淑此人家貧以教學爲業平素好敬鬼神凡過廟趨庭俱存敬畏之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時先祭祖畢　四鄰古墓園近土神廟社無不誠心祭奠終身不倦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於是家中或有好事歹事神鬼必先於夢中告知事來之時絲毫不爽一日爲債所逼家中無從出償卽往岳父家去借貸誰知正遇岳父無錢之時遂

不允顧澗心憂欲歸伊岳母見明日是端陽節乃留宿其家顧澗是夜獨宿想道岳父無錢借貸此事如何是好左思右想輾轉不寐睡至半夜恍惚之間有一人近前說道你明日財來矣顧澗隨口問道我明日財從何來那人又說你但說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說此一句便能得財顧澗欲待要問其人忽然不見顧澗醒來只說夢由心思妄想所致遂不以爲意次日有事心忙辭歸路過鴨嘴湖正逢端陽佳節有店主蔣順與客飲酒之間蔣順忽出一對云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汨音覓汨羅江今在長沙屈潭昔楚屈原溺水處）席客不能對顧澗在旁聞之忽然想起昨夜夢中人所告之言遂舉以對云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蔣順聞之大驚失色口不

便言只是以目視顧澗席散蔣順邀顧澗到避靜處私挈銀二十兩交與顧澗手中囑咐說老兄不可亂言顧澗想問來歷不便開言祇得接着銀子歸家又說顧澗之妻鄒氏見得丈夫回家面帶喜容急迎接問道我爹爹借了好多錢與你呢顧澗一邊在身上取銀一邊在笑說道（詼）好奇怪好奇怪不由爲夫笑顏開（鄒氏說借錢還賬有甚好笑無錢人怕債債不料也有混來財的甚麼混財嗽）者財喜來得怪說出情理細詳猜（總是我爹爹借跟你的外人那个肯借嘞）你爹爹無借貸留宿他家夢陽台（我爹爹不借錢與你留與歇宿你又得个甚麼夢兆呢講講）夢一人好古怪說我明日有財來他有話來分派叫我謹記莫忘懷鴨嘴湖把客害只說這句便得財到次日辭出外路過鴨嘴湖邊來蔣店主標下

彩。出一對聯考肚才。我忽然把夢揣將夢言語對出來。駭店主像
痴呆扯我到他後簷階跪我前。深深拜囑我莫說要隱埋他怕我
把　　拏銀放我懷。我得銀自思揣其中必定有由來。者銀
子、　　不是我命中財。我正要還人債就將此銀把賬開叫
賢妻漫漫揣。得此銀該不該。　鄒氏素來賢淑聽得此言勸夫
說道、謊奴鄒氏聽夫言。心內打算者椿事必有故。非是等閒必定
是這店主糊行亂幹。喪天良謀客命奪人銀錢者客人死陰司。寃
魂不散。寃鬼來告與你。莫中之言。他原來無形影含寃莫辨明明
是望你去替他雪寃。倘若是圖得銀不替報怨恐寃鬼找着你。來
起禍端到不如將此銀呈官對案把夢中那言語告訴官前。　鄒
氏勸夫說罷顧潤聽了急時拏這銀子到縣將夢中寃鬼之言蔣
順拏銀情由詳詳細細寫了一張詞狀投入縣官縣官見此案事
關重大即喚顧潤詳問一番將顧潤留於衙內急出簽票鎖押蔣
順到案縣官問道你可是蔣順麽。蔣順磕頭道是縣官道你先年同夥
偷竊人家銀錢如今你同夥之人犯案供出你來說你先年同夥之
偷竊分賍若干好好從實招來蔣順不知頭腦心內想道明是盜
賊誣攀有甚麼同夥便說道大老爺小人並無此事實係誣攀望
大老爺詳查縣官道你能識本縣的隱語本縣便不打你。蔣順不
知其故便答道小人願聞縣官說曰青絲繫粽泪羅江裹弔忠魂
蔣順聽了心內明白駭得面如土色咬定牙關佯為不知說道小

人少讀詩書此語深況小人不識縣官道吾有淺俗隱語二句爾必知曉聽我道來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蔣順聽了此言俯伏在地啞口無言縣官將顧澗喚出大堂雙手捧着二十兩銀子獻來縣官說道蔣順你可認得此銀子是誰的蔣順駭得一言不吐只是搕頭縣官拍案大怒罵道胆大惡徒謀財害命還不從實招出看大刑來蔣順自知走不脫了只得從頭說道謊太老爺且息下雷霆之怒聽小人把謀害從實招出我在那鴨嘴湖當個店主是客商都往來店中投宿那一日無客商把我照顧獨有人用紫竹挑個包袱進店來我將他包袱接住手摩着有銀兩熱我心腹就問他姓與名家居何處他言道黎永正是他名目家住在武

崗縣出外販布到如今收銀兩徑直回屋我見他無同伴孤單一路乘酒醉謀殺他一命嗚呼屍埋在湖邊上避靜之處瞞他銀貨本家因富足祇說是瞞得緊誰知其故悔不該端陽節自把對出遇一客名顧澗在此過路他隨口對對子指我心腹我怕他將此事到處傳出悄悄的拏銀子把他迷伏誰知道他拏銀反來告訴者都是含冤鬼使他報復望太爺廣施恩把我饒恕者就是眞實情並未吱唔　縣官得了實情將蔣順押至鴨嘴湖邊果然起出屍身縣官命將木榧裝定回城辦了關文一道送到武崗縣喚黎永正之父母前來領屍又念黎老夫婦子死無靠斷令蔣順賠還銀兩以作養膳將蔣順收監定罪官見顧澗得銀不肯私吞反

能替人出頭雪冤俠烈堪誇賞官銀五十兩以示鼓勵此時徐安坐監日久家貲用盡武崗縣官知此案已獲釋放歸家從此案看來蔣順謀財害命罪不容死固不足道彼黎永正與徐安鑄假銀販毛錢俱是損人利己一死非命一受官刑喪命傾家不能享思可爲弄鑿錢者戒徐黎二老自誇兒子伶俐不以義方教之縱子枉取人財致使喪命干罰到老無靠可爲弱愛其子者戒如顧潤者素敬鬼神窮極之時不苟得財又肯替人雪冤報恨遂得止人賞賜較前倍多可以爲法

七星劍

昔杭州有一人姓鄭名會南妻莫氏生二子長名發禎次名發祥父子三人專於包攬詞訟凡親族鄉黨無論事大事小皆從中索利兼之好淫人婦女遠近人無不嗔恨且說十里外有一人名叫王小生娶妻李素娥極其美貌夫妻好舉拳棒一手能打十餘人一日鄭會南喫酒回家從小生宅邊過見李素娥在井旁洗衣觀其背影俱極天妖但不知面貌如何便順手檢一石子打去正中素娥腳上素娥掉頭一看只見一人面不相識在坎上爹口而笑素娥立起身來便指着大罵一番鄭會南聽見罵得括毒也就鬪罵王小生聽得井邊吵鬧飛步跑來罵道漢子無禮會南見他身材短小便立脚笑道娃娃攏來老子送兩个耳吧跟你喫小生大怒走至面前用手一伸會南便是一交跌起來又是一交連跌三

交小生一手擒住要打會南忙陪禮道饒了我下次再不敢了小生於是放手任他走去正是酒後色胆大如天受辱只因戲婢娟王生好勇終遭禍不該逞氣使紅拳會南回家忿怒不息說道不報此仇誓不爲人其妻莫氏問明來歷便勸道夫君哪宽家宜改不宜結常言道君子有容人之量丈夫忘隔夜之仇依妻想來皆由你好酒貪色纔惹這个禍端不思自責反欲報恨則宽家越結越深禍患何日了息不如依妻相勸只當遇着癲子一般概付東流會南擺頭不信莫氏又道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人生在世氣量要放大些古言說得好有恩須當報逢仇莫結宽做個痴呆漢頭上有青天會南怒道他又不是你的兄弟你總要護着他做

嘅不用開腔莫氏洒泪而退過了兩月聽得鄰近張家被盜偷去衣物銀錢無數彼即報案差下差頭熊清陳順共十餘人捉獲盜賊數人鄭會南素與衙門人熟就悄悄許熊清陳順背手錢二串叫他教供咬騙說所盜衣物銀錢盡被王小生搶去後果如其言官怒將小生押鎖賠賊十日一比小生辨別不清將家私賣盡尚欠銀十兩會南又暗託差人叫他嫁妻取銀以消此案王小生受比不過只得應允差役將他押回家來夫妻相會大哭一場妻云一見夫君泪如雨刀割心肝痛徹骨夫云那知爲夫受苦楚盜賊咬攀被宽屈妻云聽得官前把刑受妻在家中晝夜哭夫云一百板子只見數兩腿皮破不見肉妻云說要賠賊無錢補妻子無奈

賣家物去云還有十兩未清楚挈去膠轕纔歸屋妻云家財一空
莫出路只怕夫君命嗚呼夫云這个主意雖打就還怕要在妻身
出妻云妻身不是搖錢樹那得銀錢救兒夫夫云萬般無奈要嫁
汝莫怨爲夫心太毒素娥聞言大驚道夫在怎講小生道要將賢
妻嫁銀十兩好救爲夫的性命素娥流涕道爲妻未犯七出焉有
無故再嫁之理我李素娥大隨犬走嫁雞隨雞飛好歹無二意
生死做一堆豈肯敗節喪名玷辱我兩家先祖夫呀夫在他人的
妻子受此貧寒就爬不得我李素娥情願餓死斷不效此狗賤之
行夫君還要另想主意王小生涕泣言道妻呀非夫忍心爲此實
係萬不得已若妻不嫁爲夫就不得活下不若做個賣身救夫雖

受一時羞辱後有兩件好事素娥問道人財兩空還有甚麼好事
小生道一則有了銀子我身得出王家不絕香烟二來留着夫妻
在世漫漫訪着仇人也好削宛報恨素娥無奈只得應允是年會
南之妻莫氏已死會南早已安排銀兩要討素娥又恐素娥知道
是他必不肯嫁却去請一姓盧的名志德來到王家假作討親之
人那知那盧生母親居孀屢受會南陷害將田業賣完盧生年輕
力弱奈伊不何只得陽與交好會南見他爲人和氣就請他打樣
抬親盧生心想不來又怕他陷害只得來至王家聽說要嫁便將
銀子轎轎約來日抬親王小生夫妻二人不忍分離抱頭大哭道
妻云啐聲夫君肝腸斷看看分別在眼前夫云哭聲賢妻刀割胆

愚愛夫妻不團圓妻云此非夫君惹禍患皆因盜賊把人扳夫云官要賠賊寃屈斷家中器用盡賣完夫云還要十兩纔結案方把爲夫救回還妻云無銀把妻來打算忍恥含羞伴人眠夫云賢妻莫把夫埋怨萬般無奈望周旋妻云妻想不嫁銀難辦難把夫君性命全夫云平空降下無情劍打散鴛鴦各一邊妻云你我前生少修煉年紀輕輕受孤單夫云蝴蝶雙雙各飛散相逢除非在九泉盧生見他夫妻哭得傷慘想道鄭會南這個惡徒害人無厭我屢次受他辱凌奈他不何想王小生無故受寃兼有一身武藝不如與他說明做個借刀殺人爲鄉黨除一禍患諒也無過遂用紙寫四句話道井邊三跌起禍根買盜扳誣害小生若問討親人何在家遇着對頭人寫畢向牕眼遞進說道王大哥不必啼哭我寫幾句話與你解憂小生接去一唸素娥聽得切齒恨道是他小生忙止住道不必驚慌漫漫打個主意好除這個惡徒正躊躇間忽門外來一人姓高名士杰與小生有一面之交生平精通棍耙好打不平只因此日路過前來拜望小生見小生愁容滿面問其來歷方知鄭會南設計架害士杰大怒道這等人留在鄉間不知敗了人家多少家財斷送人家多少性命事到於今不如將計就計小生問道仁兄有何妙計士杰向耳邊輕說道賢弟你既得銀子便同二差進城了案留熊清陳順札住一日我看二人皆酒色之徒命你妻暗許爲夫婦叫他乘夜至鄭家刼搶逃走我却引他

到白鶴山上，又命盧生暗約團眾，從此追來，將差拏獲，我就各自逃走。又命爾妻一到鄭家裝就笑臉，用酒把那惡棍父子灌醉殺之，以倒檣爲號，我便引二差搶進門來，將他金銀與爾妻一並劫去逃走。主意已定，小生就各進城去了。士杰即與二差在小生家歇宿。李素娥殷勤勸酒，媚態百般，把二差惹得神魂飄蕩。士杰又說道二位師傅，這李素娥就是我的表妹，眼睜睜嫁與鄭會南，令人實不甘心。素娥便攀着二差的肩膊說道，若是二位把我救出來，我情願結爲夫婦，決不跟他的。二差聽得，喜不自勝，答曰，若是娘子有意向我們，我們便裝作强人，乘夜刼搶逃往遠方，惜乎少了護手。士杰道，我願幫忙，是夜主意停當，次日午候，會南果命人抬親來了。士杰對素娥道，我這有寶劍一口，名曰七星劍，見血封喉，贈與弟妹拏去，須當見機而行。於是素娥內穿滾衣，腰拴板帶，將劍插在背上，外穿羅衣蓋定，假意悲悲切切，上轎去了。進屋舉目一看，果是那個惡徒。素娥入了洞房，惡氣湧上幾次，俱已忍定，只得假陪笑臉，會南見素娥笑容可親，喜出望外。是夜遂命二子攜酒入房，叫素娥把盞陪飲。素娥使乘機獻媚，勸伊父子，窺其形狀似未大醉，素娥又心生一計，將佩劍抽鬆，嚓的落下地來，會南大驚，道娘子，然何身藏凶器，素娥笑道，鄭先生不必生疑，此劍是妻平日要熟了的，故爾帶來以作防身之寶。會南道，你快取上幾套與我看看。素娥道，我要一套你們每人要喫酒三杯，二子俱是

色鬼想看他那番妖豔，都喜道只要你要得好，就醉死了也甘心。素娥即脫去羅衫，現出短裝，提劍在手，扯開拳勢，舞了一陣，一步緊在大櫃上，一劍向上，一劍向下，勢若鷂鷹晒翅。會南父子一見，呵呵大笑，問道這套有名否？答曰名叫半岩摘牡丹。父子三人，滿喫了三杯，素娥又舞動雙劍，耍了一陣，就一劍釘去，將一隻大燭打息。會南問道這又何名？答曰此名飛蛾撲火。三人又各喫酒三杯，只喫得昏昏大醉，梭下棹來，兩個媳婦各將丈夫扶去安寢，復轉身進房。素娥道夜已深了，各自去睡，公公有我扶持兩媳去了。素娥把門關了，會南左爬右撐倒在床上，口中猶說道娘子，我今不得了。素娥提劍在手，想道此劍能見血封侯，本待要一刀兩斷，莫把他好了，不如先割去左耳，飽罵他一頓，遂用手摸住左耳，一劍割下。鄭會南開口就喫，全無聲音，忍痛不住，板下床來，將素娥胸前抓住，素娥用力掀扭在地，把劍按在頸上，尚很聲恨道惡棍，哪不知你在鄉間要了多少寃枉錢，淫了多少貞節婦，今日落在姑娘之手，想是報應到了，便很心一劍砍下，只見鮮血噴流，素娥不慌不忙，打開箱櫃，將金銀收拾，便把一根板櫼掀得若泵一响，高士杰早已哄着二差將臉塗黑，以免識認，久在門外候着，聽得板凳一响，遂將門一脚踢開，走進屋來，二子聽得門响，夢中驚醒，强爬起來，手執棍棒，趕到堂前，被熊清陳順一刀一個，嗚呼哀哉三人走至素娥房中，將金銀負起，出門去了。高士杰把素娥的劍取了，反將繩索綁定，用帕把口勒住，叫陳順揹

起走上坡來將近白鶴山只聽得一聲鑼响盧生帶領團眾圍住高士杰向岩下幾个縱步各自走去盧生看見假意不知眾人遂將二差與素娥拿住天明送至官前太爺見臉上墨黑問道你二人姓甚名誰答曰小差人熊清陳順太爺大怒道大胆的狗奴爲何黑夜去搶刼殺人呢二差道此乃高士杰所爲太爺轉問團眾道爾等拏獲共有幾人眾人稟道只有兩個黑臉太爺又問李素娥道你在房中見有幾人進屋如何搶刼如何殺人從實訴來素娥假意哭泣道太爺容稟歌　李素娥跪大堂心驚胆戰大老爺容民婦細說根源這樁事有來由實難盡嘆因奴夫被盜賊亂把賍赃賣家物來賠補還把銀欠纔將奴嫁鄭家取銀絞官昨日裏二差人見我一面他用語來調戲被我阻攔向鄭家索銀錢也未遂願因此上二差人巧用機關哦是的他調戲你你不從他向鄭家索錢也不與他故爾懷恨搶刼嗎情理不錯還往下講昨夜晚在洞房正飲酒宴忽聽人打進來鑽入房間到的有幾人只看見兩個人都是黑臉將鄭老一刀去命喪黃泉二差人道是你殺的然何賴我們素娥道民婦看見二人只嚇得條條打戰焉能持刀殺人既是我殺如何自己捆綁將日勒住呢一黑臉將銀錢用箱收撿一黑臉他把我繩捆索纏挪出門我只得高聲叫嘆他二人用帕子來把口掛爾等捉獲之時可是捆定的不是眾人稟道是捆定的帕子尚在眾圍鄰聽見嘆一齊來趕纔把這兩黑漢捆綁送官大老爺民父母明如水鑑念民婦一家人誤遭奇冤素娥訴畢二差人猶抵塞不認太爺怒道刀上還有血臉上還有墨人賍俱獲還不招認嗎

與我看大刑來二差只得招供太爺便定成死罪復將前盜嚴審
審出會南父子許害鄉民熊清陳順二差受賄教供咬攀情由太
爺嘆道天理昭彰報應不爽遂將素娥小生及團眾等一並釋放
歸家自此一鄉稱快會南家財爲此一案一掃而空兩媳衣食不
足倚門賣笑後遇一浪子帶至蘇州賣在煙花院爲娼後小生出
外賣武路過蘇州入院閒遊見二婦問其來歷方知是會南之媳
王小生出外嘆道當日鄭會南何等聲勢轉眼間他父兒爲刀下
之鬼兩媳作賣笑之人正所謂人巧於機謀天巧於報應遂編一
段勸世文當對眾人唱道眾人靜坐莫要吵幾句良言聽根苗人
生行善無價寶百事忍讓見識高勸人莫操光棍妖安分守己樂

逍遙排難解紛是正道切莫撥火把燈挑休引鄉鄰把狀告筆尖
殺人不用刀一毫之惡天知曉報應昭彰總難逃許多光棍把肚
爆許多光棍斷兒曹不是妻娼便子盜幾個害人有下梢酒能害
性少飲妙少喫幾杯免發糟酒中不語無人笑醉後顛狂惹人嘲
幾見酒後吊衣帽幾見酒後耍橫豪拖泥帶水胡亂吵損精壞神
命不牢甚至生災受煩惱打奴犯上把禍招醉解千愁話虛渺醒
眼去把醉人瞧色字看淡莫貪妖斬斷淫根把慾消縱見如花如
玉貌視若姊妹一般瞧紅杏枝頭春雖鬧蝶意蜂情緊拴牢嫖字
原是女執票暗裏催君赴陰曹許多貪淫短壽考許多貪淫害色
勞勸人各將妻女保報應臨頭定不饒財字看輕莫貪妖財多累

已不逍遙古人不貪以爲寶只要飽煖過終朝切莫黑心使奸巧
橫財不富枉心焦不義之財害非小天眼恢恢報應昭能聚能散
有善報濟難濟急是賢豪幾見謀財命丟了分外錢財要命消氣
是火性忍耐好退讓一步自寬朝習成涵養莫躁暴君子容人量
高超莫因小事把火冒張公百忍芳名標氣量褊窄不經老凡事
喫虧德最高好勇鬬很終不好失手傷人怎開交火性一生即忍
倒人爭閒氣亦徒勞此篇雖然意義少酒色財氣一並包勸人急
把好人效神天默佑福祿滔那王小生唱此勸人感化甚多後至
軍中吃糧官至參將後李素娥亦受旌獎哀其節烈從此案看來
凡鄭會南等總是一個酒色財氣悞了所以纔遭此殺身大禍奉

勸世人總莫飲過量之酒貪身外之色總莫取非義之財忿一時
之氣果能跳出四關以外豈有不百福駢臻千祥雲集也哉

牛眠吉地

宋時鄭孟弟鄭侔孟素敦孝友心極仁慈生一子名善元家有田
百畝孟日則畊田夜則教子不敢聞曠弟鄭伸氣性暴橫專習拳
棒好打不平鄭孟常勸道氣乃無名之火生災惹禍是他與人爭
鬬亂如麻輸贏怎肯放下只好一團和氣安分守己成家勸君今
後忍耐他息氣些兒也罷人生在世總要各務正業苦讀勤畊常
言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弟不一味逞氣好勇動言打三擒五
設一旦失手傷人那時人心似獸官法如爐縱有千斤之力難逃

五等之誅二弟呀到此方知悔斷肝腸誠何用哭乾珠淚亦枉然
不如聽兄相勸各安本分方是保全身家之道仲答曰趙太祖紅
拳打出花世界古人英雄豪傑無一不從拳棍來的孟嘆曰拳棍
非不可習總以忍氣爲先古之人或當君父之難或在軍陣之中
萬不得已而用之非若爾之欺善壓良惹事生非也弟終不聽未
及半年一日忽着新衣入市有樵夫擔柴偶將衣掛破仲大怒舉
拳打來早被樵夫拍開閃過將仲丟翻在地仲愈怒拔出佩刀刺
中樵夫咽喉而死眾人見其殺傷人命即捆綁送縣定抵償之罪
鄭孟聞弟定成死罪朝夕痛哭暗想道我已有子善元祖宗香烟
可繼只可憐二弟年紀輕輕無有後裔一旦氣絕就斷了一爐香
火事到於今還有甚麼主意這箇哦有了想古人異姓兄弟尚能
替死替生何況我親親手足就比外人都不如嗎罷罷罷人活百
歲皆是死不免前去將弟替出我縱死於非命也可見先人於地
下主意已定次日更換衣冠辭神而走其妻一手扯住問道夫要
何往鄭孟曰前去替你二叔一死妻聞之大哭道夫呵夫你去替
叔叔死了丟下我母子孤孤單單身靠何人呢鄭孟泣曰賢妻呵
又道是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猶可補手足斷了難再
續爲夫的有句分離之言賢妻請聽諞未開言淚難忍夫妻分別
好傷情皆因二弟不安分些小事故殺壞人於今官府把罪定秋
後處決喪幽冥二弟一死不打緊絕了香烟斷後根爲夫細想心

不忍要去聲他受罪刑賢妻呀善元年輕好好引長大成人報娘恩莫怪爲夫心腸硬忍心拋你走縣城爲夫一心替弟命要盡同胞手足情莫因我死憑成病自有叔叔好看承夫妻分離情難盡刀割心肝五臟疼從今打破鴛鴦鏡要想相會萬不能善元上前扯住道爹爹死不得死了誰來教兒的詩書總要另打主意才好乖乖兒說的話令父心痛不由我這一陣珠淚垂胸我的兒年紀輕未把事董貪翫要愛跑跳像個夢蟲長大了兒要把母親敬奉切莫學二叔叔惹禍招凶早與晚讀詩書切莫閒倥或字跡認不真望叔訓蒙二叔的癖氣不好沾動爹耐煩嗎你二叔今以後決不好勇他念在替死情報德必隆況且他不是抏便是罵那有爹尚無子定把兒童你母子又何愁衣單食窮捨不得乖乖兒泪如

泉湧捨不得善元愚小小書童從今後父不來把兒心痛兒哪要相見除非是夢裏重逢說罷起身一個哽夫一個哭爹雙雙扯住不放孟泣曰兒哪哪耐煩嗎又道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快快撒手我去矣掙脫而走母子二人氣死在地慢慢甦醒不見夫君痛哭不已再說鄭孟來至縣城擊鼓伸冤縣主陞堂問其有何冤屈孟訴曰殺人者鄭孟非鄭仲也特來投監抵償俯乞太爺收禁縣主疑是買來替死的問及衙役皆言是彼親兄縣主暗想世間那有弟殺人兄抵命之理堅執不準鄭孟泣曰人誰無兄弟又誰無生死我爲我之弟而不惜我之生者以我有子而弟無兒也說畢號啕大哭縣主深憐之欲不許則無以遂愛弟之心欲許之

則又不忍陷好人於死地萬不得已只得將鄭孟收監命禁差加意服事鄭孟來在禁監見了鄭仲哽了一聲二弟咏兩淚猶如兩點一般仲曰哥哥不必悲傷有甚囑託快快說來鄭孟咽喉哽哽哭道二弟咏譲在禁監好傷悲手扯二弟淚雙垂因弟不聽兄教誨提刀把人性命追殺人例該問死罪身坐禁牆不能飛爲兄聽得肝腸碎痛弟無有香爐灰甘心替死不失悔二弟咏丟你嫂嫂守孤幃我兒方纔滿八歲骨月分離豈不悲說到此刀割肺痛妻兒淚長揮仲曰我的哥哥莫哭有甚說說詩細講來二弟今得回家內保嫂全姪心莫虧千萬念兒被你累另眼相看好栽培兄言莫付長江水靈魂不久把家歸從弟咏生離死別在這回鄭仲道不必苦苦叮嚀兄替我死我若負恩日後砍頭示眾正說間只聽得呼掩禁門差役領鄭仲當堂釋放鄭仲得放歡欣而歸正是潛魚擺脫金鉤釣困鳥飛出翡翠籠再說鄭孟身在禁監日夜憂愁幸得差役憐惜不受苦楚遂每日虔誦高王觀音　心及秋後解往上司處決臨刑時默誦經文忽現一道毫光繩索碎斷見一老母用拐杖一挑不知去向後其孫登第時猶聞有鄭道人言殺場遇神事疑即鄭孟也此是後說再言鄭仲那日獲放歸家事嫂撫姪本無異心誰知年長月久漸漸把哥哥替死之情忘下便另設一番心腸暗想嫂寡姪孤坐喫現成要許多用費後來又要均分田地我不免趕早把嫂嫂嫁了將姪兒趕出那時我鄭二爺一

統山河豈不爽快嗎正是得魚將筌棄過渡把舟焚一日吩咐嫂
曰你母子坐喫坐穿也非長久之計今後每天推麥一斗待我將
麵去賣了也得多賺些銀錢嫂曰我非牛馬一日焉能推得許多
仲怒曰不做就莫喫想是不愛在我家了要嫁男人就趕早莫把
自己等老了嫂泣曰二叔呀今　你的哥哥捨死忘生將你替
出原望你保全孤寡於今就忘　成嗎正是知恩報德天
下少反眼無情世間多如此忍　只怕天地不容鄭仲曰管
他容不容總要做完纔有飯吃　般無奈只得打掃腰磉緩
緩而推可憐磉又大力又小那一　待動只累得氣喘頭昏善
元見母汗流夾背忙用繩索幫　了數日脚手皆胼夜坐

燈前想起丈夫那番苦心二叔這般情節不覺傷心痛哭謊坐燈
前不由奴淚如雨洒想起我這苦命好不痛殺萬不料到今日賤
似牛馬含冤屈對誰訴埋怨自家一更裏痛鄭郎把奴拋下你一
心替弟死命染黃沙可憐夫解上司頭首高掛眼睜睜受刀懸痛
入肝花二更裏哭夫君不來敘話丟你妻好一似冷廟菩薩年輕
輕撫孤兒空房守寡都只望有出頭將夫報答三更裏怨二叔為
人奸詐把恩德付東流起念便差全不計虛空中神靈可怕忍着
心使拆盆將嫂來壓四更裏恨二叔無故逼嫁强使奴進磉坊苦
情堪嗟磉又重力又小難旋幾下只磨得苦命嫂手軟脚腕五更
裏痛善元年紀不大見爲娘推不動前來幫媽我的兒若命好有

爹欠墨又焉能同爲娘受這楸礪說不盡奴苦情心如刀剮一夜
晚到天明未把眼瞌願夫君快些來接奴去罷也免得在陽世受
盡駁雜善元見母哭得傷慘忙跪地勸道媽莫哭了二叔既然
不賢我們何苦在此討賤不如遠遠逃生去罷母曰身無半文怎
麼去得不如前去對二叔說明叫他看你爹爹之面打發我們幾
十串錢母子去後山嶺上做一小買小賣也可度活殘生善元乃
走來對鄭仲道二叔嗾我們不願在你家若看我爹爹面上挈幾
十串錢與我我們到嶺上去坐免得倚喫你的茶飯仲暗想他母
子出去還想歸家不成嗎錢也無白送他的不免叫他母子立券
日後還錢不清將名下應分田地任憑我永遠耕種他母子坐喫
不過半年必然罄盡那時要想歸家也萬萬不能了於是遂教善
元領二十串錢去要寫一百串錢的字方才有錢嫂不允善元百
般勸母母無奈只得命子書立借約善元領錢同母搬至嶺上開
一酒店招牌云聞香須下馬知味且停驂果然和氣能招萬里財
酒好那怕巷子深此時善元已十四歲了凡燙酒跑堂概不煩母
躬心不兩年就積錢四五十串了再說鄭仲見他母子出去不勝
歡喜便去討一妓女到家夫妻宣淫數年無子又去與袁正安之
婦通姦被夫知覺將雙頭截下白白送了一條性命皆因先年對
兄盟誓故招此報耳妻見夫死無子未滿一月便嫁與陝客去了
一分家業全歸善元正是起心害人終害已立意嫁嫂反嫁妻一

分家業歸姪手當初何苦壞心機善元母矛見二叔已死只得復歸本宅重振家聲誰知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鄭母忽一日自言死期已近善元初猶未信至期果然無疾而終善元日夜哭不絕聲反復思想總要與母求一吉地安葬方遂心願眞是吉人天相一日忽來一道長自言能識地理善元跪求佳穴道長指山下曰白牛眠處鶴鴿啼定出宰相輔邦畿心田陰地雨相合產玉埋金愼勿疑言畢而去善元尋至一處果見一白牛眠地方起鶴鴿忽啼了數聲遂將母柩停於牛眠處未及掩土忽天大風雨水流如注將泥沙冲來擁棺如馬鬣而止善元卽日拜謝天地守坟三年後娶妻生矛名昭先官至平章爲宋朝相其祖鄭孟

諒必大士打救入山修道去下或謂指地必鄭孟此從此案看來兄代弟死弟反負心天理良心何在究竟善者厚其善報惡者亦厚其惡報或從或違人當知所法戒矣

紅字牛

明時曹州有一人姓史名無畏爲人外面謙恭內實狠毒家業寒微種田數畝其妻尹氏性頗賢淑績麻紡花亦極能幹所生一矛取名長齡無畏夫婦朝夕經營僅供其費忽遇年歲凶荒栽插不上顆粒無收看看衣不週身食不充口器用賣盡難保餘生正是年歲遇飢饉幫工無人請絕糧恩義斷夫妻淚難忍夫妻二人飢餓不過同上坡採掇野菜聊以充飢無畏想起這番情景實難過

活終朝夫妻不覺凄然泪下。諳夫天地生人不一等妻富的富來貧的貧富者上頓蓋下頓還有谷米喂猪牲貧者飢餓實難忍一日一餐不得行可憐夫妻受貧困攙家活口費辛勤豐收年歲不閃動雖然淡泊可聊生一遇凶荒實在緊打盡主意無半文想要幫工無人請餓得老少泪長傾三歲娃娃哭得很聲聲問媽要飯吞一見兒啼珠泪滾無錢買米好傷情頭重眼花站不穩肚內空像雷鳴無奈上坡人昏悶揹起娃娃把菜尋苦命妻腳下無力往前進夫賢良身上軟弱戰兢兢妻皆因我爲人喪德行夫明我前世錯把谷米輕故而今生受飢饉無人救急餓死人夫妻痛哭一陣將菜採起歸家尹氏說夫君呵採撥野菜也不是常久之計還要另想主意無畏道依我想來不是賣妻便是賣兒事到於今不免將長齡兒賣得幾串錢夫妻也好度此荒年尹氏道賣了長齡豈不斷絕史家香烟無畏道你我夫妻年輕後來諒必還要生的說畢抱起就走尹氏扯住道縱然要賣也等爲妻喂幾口奶以遂我母子之情遂將長齡抱在懷中放聲哭道諭子抱姣兒悲聲放漫漫喫奶聽端詳自從懷你在身上把娘磨得面皮黃一週二歲勤撫養半夜三更睡淫床只望乖兒年年長後來有個好下場誰知於今空眼望衣食不足遇飢荒兒的父親把方想要將乖乖換錢粮兒哪娘好比燕子啣泥空來往兒好比鴨兒出蛋離了娘去到他家要聽講莫把爲娘罣心旁娘命眞似黃連樣何日撥雲見天光長齡兒哪

把奶放下爹爹好揩起去要○媽媽奶奶見兒不肯把奶放刀割心肝痛咪我不要爹爹揩我要吃媽奶奶斷腸三歲孩童無力養不如死去早安康　尹氏哭畢氣倒在地無畏將長齡搶過手來插一草標望長街而走正走之間忽聽一人哭道史兄抱兒何往無畏回頭一望乃是契友張從眞遂答道實不相瞞我因年歲凶荒日食難度將此子賣得幾串銅錢夫妻也好過活終朝從眞止住道萬萬不可兄乃獨此一子將他出賣豈不斷絕香烟嗎史無畏流淚言道非愚兄忽心爲此實係萬不得已說畢拱手而別張從眞見他流淚洒泪而去不覺惻隱心動因立脚想道常言說得好渴時一滴如甘露濟人須濟急時無史無畏這樣窮迫我發財人都不周急難道叫那缺衣少食的去周給不成嗎不免叫他轉來些微借貸些一來盡我朋友之情二來全他骨肉之愛主意已定遂向前叫道史兄請轉無畏聽得急速回步問道賢弟敢莫要買此子從眞道非也叫兄轉來弟有幾句實話相敘有話請講講史仁兄請留步聽我細嘆弟有番知心話要對你言我和你好朋友同肝共胆虧仁兄莫銀錢受盡飢寒今日裏在路途偶然關見兄說是年歲凶實在作難將孩子賣長街去把錢換眼睜睜父兒們不得團圓弟見兄哭啼啼淚流滿面才發動慈悲心把你相憐弟家中尚放着千疋絲絹權借你去貿易合家保全惟願兄生意順財發萬貫到後來還我本不要利錢弟豈可揹穿喫把你照看從今後率家人苦種田園　無畏聽得此言

轉悲爲喜忙向從眞下了一禮說道、謳聽弟言我心中愁悶頓解、
張賢弟果算得重義輕財不忍我割骨同長街賣崽千疋絹借與
我去把張開我本是生意手江湖四海諒必然一文去萬文回來
到寶庄寫字約年月註載後抽字先還絹決不遲捱你我大丈夫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何必定要字約爲憑、張賢弟果算得爲人慷慨借千絹不要約把我裁
培弟好比鮑叔牙將仲寬待弟好比甘流離羊氏角哀從今後別
賢弟兄要出外到異日報大德方遂心懷　張從眞邀史無畏至
家點絹千疋說道將此絹發賣生息異日但還我本無畏千恩萬
謝欣然領去從此朝夕經營不上數年遂成一個巨富這張從眞
竟至貧窮了正是貧莫愁來富莫誇那見長貧久富家萬般只有

陰功重子孫世代享榮華這張從眞爲人還好怎麼就窮得這樣
快呢只因他生平做幾件不好的事遭了報應他家開了一座油
房又開一座醋房平常賣貨也還公平一遇漲價油內便攙花生
油榨油漏于糖等樣酒內照常外務多攙一半水這猶是罪之小
者他家中還有兩件怪物第一件內外四四方中間一根梁底上
還有底地利任他量這是一把夾底斗凡搗出去將底着起每斗
便少五合搗進來將底揭去便多五合人雖吃虧見他出入此斗
每每嘆爲怪事並不知其中詳細第二件正直無厚薄頭上幾條
索明晃晃照鉈外更有鉈這是一把兩鉈秤那兩鉈大小模樣
無二一鉈內面稍空凡稱出則用空的稱進則用實的人雖上當

也只嘆爲怪事並不知鉈內緣故因有此兩件怪物所以積成一個大家一日有個和尚來家化緣口中念道　天也難地也難天高地厚難海涸恨人情冷復暖嘆乾坤顛倒顛幾人不入迷魂路幾人跳出利迷關費盡千萬計結下子孫寃我佛坐西天慈悲心一片不度貪財人專度捨財漢祇園布金錢佛國留光豔布金錢只怕有緣反無緣張從眞問道師傅或是化錢或是化飯答不化錢與飯化君酒一鐶張從眞道出家人連暈酒都未戒便打一鐶酒一個杯遞與和尚和尚抱着酒鐶一飲而盡便說道　酒氣大氷氣大酒味更比水味佳出家人未戒他心地光明現蓮花人心壞鬼胎水價作酒價夜半捫心細省察起心動念有菩薩　說畢

又要化油張從眞道化油做咪敢莫拏去炸豆腐喫答僧人拏來點燈從眞便與菜油一碗和尚就向碗內點起念道　滅却心頭火剔起佛前燈人心常昏暗佛燈自光明濁者濁清者清中混濁幾難分五更雞啼自修省暗室屋漏有鬼神　張從眞聽這和尚說話有些奇異便問道師傅用不用飯答貧僧不用飯只化君兩件施主不能捨枉費心一片從眞道揀家中所有只管說來和尚道說他圓他偏方肚內空空撐正梁裝盡粮千石難把海水量從眞道這是張斗還化那件和尚道也不短也不長滿天星斗列成行人心多不平處處判低昂從眞道這是把秤我生平積家產此兩件爲有平白送人之理要化他家化兩件都留下和尚接口

道有緣反無緣三日雨下田說畢飄然而去從眞想道目下乾旱正在望雨三日有雨下田今歲定然豐收忙去撿酒鐶油碗挈至半中一看說道這就怪了只見那碗油從中燃了半邊竟自不燃又想這鐶酒和尙業已吃乾然何還有半鐶遂斟來一嘗全無酒氣以爲這和尙定慧邪法來倒我的門勢也不介意又過三日正值六月十三忽見陰雲四合平空一個榨雷烟霧騰匕對面不見人張從眞只嚇得口呆目定半晌烟霧散去點雨未下從眞想道今天這是乾雷宅內必然打了咪東西走出門一看只見大酒罈一個倒臥地塘中上前搬轉一看便連聲叫道好不奇怪好奇哉來好怪哉斗忽鐶入酒罈來罈子口口未曾壞週圍上下封未開待我來取摩着斗梁難出外這件事兒實難猜叫油匠與我看秤在不在油匠看了一會指住道那槐樹上掛起油秤不是秤哪這槐連油帶缸百斤大就是二人也難抬掛在勾上搖搖擺擺兩個秤鉈一處埃叫長年與我上解解下來還怕要來悔過才得行罷聽說難脫淚滿腮果然於今天爺矮報應昭彰早安排叫家人忙把香案擺張從眞双膝跪塵埃只因錯把貧民害大秤小斗實不該從今我願眞心改不敢痴心再貪財哀懇三界眾眞宰廣大慈悲赦奴才倘若日後犯了戒甘願破盜遭人災祝罷一場深深拜從今永不結禍胎從眞悔過已畢想道前三日和尙說雨下田竟然無雨我想雨下一個田字豈不是個雷字此僧眞有仙機之明也是夜忽

雷雨大作酒罈油甑置於階上毫未損但將假底與假鉉打碎自此以後漸漸人口不順六畜多瘟三年餘錢屢盡反欠許多的債賬只得將田業出售把賬償還剩錢八百串因坐堂前自思想我當年大秤小斗反得人與財發於今改過自新反轉百事不順家業大敗看來還是做惡事的好依舊把我斗秤買賣做起來纔是其子張文顯急忙勸道爹爹呀這事不可從眞道兒哪世間爲惡的多有錢用爲善的反無飯吃有何不可之有子答曰爹乜呀兒想人生在世總以良心爲本良心一壞萬事皆虛想我父子先年大秤小斗瞞心昧已反得興發者此祖宗之餘德也後來雷神顯報斗在罈中秤在樹上而父子免誅者天但彰其報以望人之自新也及其焚香悔過反至人口不順家業凋零者以其所積之財出自明瞞暗算大利刻薄天故加之以疾病坎坷重之以災禍死亡使之盡耗其財所謂孽錢歸孽路是也父何不將此餘錢多積陰功廣種福田或者挽回天意於萬一後來猶有興發之日未可知也從眞道我兒所說盡屬迂談光做好事不賒錢只怕老來要討口遂不信及至次年忽被賊盜一空油酒買賣俱倒從眞百計千方始又復將生意做起忽一日半夜酢房起火將油酢二房與兩倉貨物燒得罄盡從眞只急得號天痛哭文顯勸道爹爹徒哭無益何不眞心悔過以挽天心從眞道是的常言說不到高山不顯平地不經愁苦不知痛悔快與我擺香案來謳張從眞淚如泉

湧双膝下跪地皮中虛空過往神靈眾憫念愚民性朦朧大秤小斗不該用瞞心昧已壞世風頭次雷顯把心動焚香悔過立善功只因家中災禍重百事不順銀錢空不該犯戒把計弄連遭報應實在凶盜賊曾打地窟窿錢物失完莫一宗新製錫鍋與酢桶忽又火起滿天紅我在床上還做夢夢見我父和我公說我斗秤把人哄理該勞死遭雷轟因救無畏陰功重但將家財一掃空盜賊偷去還未懂叫我起來看火攻夢裏驚醒到處閧奔門跌過倒栽葱眼見火勢實在猛油榨底鍋盡燒融片瓦無存我心慟双足蹬地又捶胸因此悔過心力勇伏乞良民罪過鬆從今行善不閒空脫功折罪望寬容　悔過已畢將斗秤當天焚燒只見雨道黑烟沖入霄漢從此家如水洗漸漸日食難度從眞只是雨淚交流文顯道多多可有良朋契友何不前去借貸些從眞言道只有無畏當日借我千絹貿易未還而今富蓋一方不免向他家中畧畧討些絹價父子也可聊生遂向無畏家中走來無畏迎接坐定問道賢弟此來何事從眞道弟家不幸忽遭火盜銀錢一空前來祈仁兄濟急無畏道我家雖大乃是虛名近來油鹽尚難供給那有餘錢周濟於你從眞道弟不敢望兄昔年千絹之報但相助一二百亦感恩不淺無畏道借你千絹必有憑據將字約拏來甘願加倍奉還從眞聽得此言不覺怒從心起指住無畏大罵道你這負心的賊呀謳這一陣急得我心頭火冒罵一聲史無畏害人無聊你

當日過凶荒衣食無靠向長街賣兒子哭泣號咷我一見發惻隱
朋友盡道因不忍你父兒兩下丟拋千正絹借與你江湖去跑生
經營右計算才有今朝我不幸天降災遭了火盜莫奈何求周濟
念在故交你聽說不認賬要把約討抹住我無約據一概不招萬
不料老匹夫恩將仇報竟把我當年情丟在九霄罵一聲負義賊
我到容下怕只怕老天爺不能恕饒　無畏聽得大怒便與從眞
撕開起來此時無畏之妻尹氏正走入戶歸家見得丈夫與從眞
吵鬧急忙上前勸道夫君哪常言說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之
報當日你我夫妻日食難度探尋野菜若非張恩人提拔險些夫
妻不能團圓父子不能相會那還有今日呢夫君忍心負義妻終
不忍忘恩無畏道忘甚恩負甚義他一無憑二無據難道叫我送
些他不成尹氏道救狗狗有情救人人無義正所謂知恩報恩天
下少反眼無情世間多夫君不還他知道的說你不義不知的說
妻不賢叫夫騙賬妻寧死於今日以報恩人一來表我心恩二來
免得萬人叫罵無畏大怒道別人婆娘朝內搬你偏往外搬莫福
氣的想是活得不耐煩了便勞頭一棍打去霎時氣絕從眞見事
不好往外就跑一路之上憐着尹氏又恨着無畏哭泣歸家啐天
未絕午後黑雲四起無畏想道我只道做個嚇頭竟至失手打死
這又如何是好哦有了不如將計就計說他索錢不遂將妻打死
前去曹州首告主意已定收拾行囊走至中堂說道張從眞哪張

從眞我叫你要死在我手呢又對尹氏說道你一也要報恩二也要報義今日死得不明不白陰魂漫走爲夫與你伸冤去也說畢剛要參門忽聽得霹靂一聲黑烟滿室尹氏哎喲一聲還魂轉來口中尚說道忘恩的夫呀負心的賊你忘得情妻背不得義少頃烟散家人出來一看只見尹氏復活無畏竟自變下各位你道他變了個咪但見身穿稀毛皮袍頭戴兩把彎刀後拖蚊刷一把頭前兩扇搖搖從後看去好笑還掛一個荷包原來變了一隻水牛腹下寫得有六個紅字衆人齊來一看乃是寫的負心人史無畏是時觀者如堵皆指住罵（謔越罵一聲史無畏算盤不要不掙得件皮袍穿諒必發熱（孫腦殼上生雙角有個老者（李那鼻子穿起索怕要流血（周一根尾遮個股羞殺人也（吳胳襠內弔荷包打起裙裙（鄭細娃兒莫攏去防他撒也（王這瘟牛打一角定要交絕（馮我我取名狼心牛諒必難卸（陳我取名負義牛該也脫白（褚我願你二一世勤把犁扯（衛莫學那皮打棒捶得皁孽（蕭肚子上那紅字活像人寫（沈寫字的定然是雷神爺爺（韓張張大哥賬難收情願施捨（楊放一個來生賬永受福澤（朱欠人錢拍脫些還了再借（秦若駝騙變牛馬氣都難歇（尤勸各位存良心切莫苟且（許斷不可吃人家烏棱媽黑何一個錢一個害報應難惹（呂受他人點水恩以德報德（施如不然起黑心也要變這（張那時節才羞惶地下無坼　那牛被衆人指謫一番垂頭弔淚若有羞慚之狀家人

以水草喂之憂氣不食數日而死安葬畢其妻尹氏忙命長齡將
千絹奉還從眞將絹販賣獲錢千串有餘復買田業二處一
處四十畝以供家口一處八十畝出佃每年租息概挈來周濟急
難救活貧苦捨藥施茶刷書勸人不留一文行之十年忽當年化
緣和尚復來從眞歡迎至家跪地請教和尚道一去一來數十秋
光陰似箭不停留堪嘆世上痴迷漢謀利貪財幾時休你欲請教
於吾吾何教哉遂向從眞手中寫一心字從眞問道這心字如何
作用和尚道萬般一點心而心各不同吾但舉一二心以概其餘
人之無欺詐驕淫諸心者是謂良心有謀騙瞞昧諸心者是謂黑
心良心者朗朗光明可以對天地可以質鬼神人能存之不少終

以黑心則念念合天理臨終之時朗朗一條大路便由此而登天
堂矣黑心者寂寂晦暗害人於不知不覺之間欺人於不明不白
之際人若用之全無一點良心則念念懷鬼胎臨死之時隱隱一
條黑路便從此而入地獄矣指你兩條路認眞莫認誤良心純熟
日引爾乘雲去說畢竟自去了從眞自此刻刻存心時時行善又
過十年忽然談笑而逝於中堂已時和尚突然走至中堂大叫道
隨定我來忽然不見只聞半空音樂盈耳異香滿室人皆以爲仙
昇其子孫顯復成巨富奉行善事子孫科甲不絕無畏之家一敗
如灰之顯復將尹氏母子周給尹氏後享高壽長齡亦白手興家
從此案看來得人點水之恩須當湧泉而報細看無畏却如何從

眞大惡登仙去改換心田即大羅信不誣矣

烏龜凸

滿朝乾隆年間福建省有一姓林的未傳名諱遠近皆以林大爺稱之其家富足廣行陰騭樂善不倦於每歲終隨帶零碎銀兩周濟貧困至極之人並且隱諱自己姓名不求人知不圖人報年年如是毫無怠心至於修橋補路施渡施藥種種陰功無不捐貲成之却說林大爺居住相隔二十餘里有一場市中途路旁住一姓鄭的名喚光明娶黃氏生有三子皆幼家極貧窮林大爺每逢入市閒玩路過光明門首必到屋歇憩見得光明夫妻無比勤儉雖似貧困至極却也安分守己累累交談所言皆是天良之語心甚異之因重其人一日又至家歇憩閒談問道你家既有人丁五口何不佃田耕種你自己這點山地粮食怎麽够吃光明答曰林伯伯有所不知目今佃田定要有押庄錢我今既無銀錢又無食用安敢佃田耕種林云我屢見你夫妻發憤爲人正直端方有意提攜於你只管各處去寫佃倘有好田押庄錢與下脚粮一並有我相助光明曰既蒙林伯提攜這就感激不淺光明果於半月之後佃得周姓塝田一股言定押庄錢六十串稞谷八石林姓借錢與光明交清外給食用谷子四石光明上庄耕種不料頭年天乾數月光明所佃塝田盡被乾壞僅收舜谷五石幾斗主人搗去稞谷二十串光明指望二年必好

及至次年蟲蝗四起又只收谷二石多點主人搞去稞谷一石又扣除押庄錢二十串光明商量其妻意欲退佃不種黃氏言道夫君呀想我夫妻承蒙林伯伯湊活錢谷只望年歲好將此賬漫漫還清不料兩年收成不好此賬分文未償其心如何下得去嗎不如再種一年倘蒙天神默佑打個賞結縱將這些賬還不清楚也可還些庶不負林大爺提攜之恩光明聽得此言又才耕種誰知三年更歹正在含胎吐穗之時盡被蟲蝗吃完顆粒無收光明夫妻意氣捶胸頓足天天嚎啕大哭決意退佃心想請主人讓稞退出押庄錢二十串以便消還林姓賬項怎奈家中日無雞啄之米夜無鼠耗之粮求手無策無力相請只得將家中叫鳴雞公一隻攜至主人家內求其讓稞退佃哭泣言曰諺鄭光明未開言珠淚下墮尊主人你聽我細把話說我合你主客有甚么話說只管講嗎蒙主人把福土照顧於我皆因是時運歹我的命薄從前年搬家來福土上坐那知道遭乾旱少降滂沱只乾得田塝內放得然火還昧得一股谷幾股有穀那也不靠你一人嗎都是一樣的咪少稞谷除押庄二十串個那我还了你未有見究才勉強到去年又看下落去年間做庄稼忍饑受餓七月內起嘲了蟲無去收作這是天意嗎那個收作得倒哦收谷子二石多搞不起稞又才把押庄錢拏來除脫是這個規矩未得除的嗎我只說到今年該無這禍又誰知天降災更不好說薅頭到裏葉蟲就把葉裏眯幾日葉合莖結成疙疙火把龍蟲蝗經宗宗還過天要滅這普人無可奈何收

割時光梗梗不見谷顆不由人傷心淚只往肚落一不是少糞草
自己懶惰二不是事被誤那些虼蚻天家事那裏肯把人識破苦
命人遭磨難吓吓撞着到今日我退庄另招別個這啥昧得甚么
明白揣摩你各人算走哩前兩年歲七歹未求讓稞硬挺挺除押庄不往下說我的稞
旱是昧得讓的除了押庄那还有個甚么說場兩年除四十串不少一個下存着二十串
剩錢不多你雖然还存點水今年倒勒的稞只怕还除不倒難道說退了庄丟田撥稞須念
我一家人無有生活怪不得我未必我連稞都不要莫得媽的依然照除除不倒你到別處掙發了財就來還我
眼前看過情不過你要就是又將押庄錢二十串除完光明再三
跪地哀求主人是個刻薄成家之人堅執不允只得含淚歸家與
妻言明夫婦傷心痛哭至更深方睡光明候妻睡熟自嗟自嘆仔
細思想道耕種三載均無收成命運乖舛何至此極承蒙林大爺
湊活押庄錢六十串盡被主人三年算完至今分文俱無償還有
何面目見他左思右想與其在生受苦憂愁不如一死罷了遂尋
很棕索於門後自縊剛才弔起棕索一斷墜地一响黃氏驚醒喊
道夫君何處去了喊了數聲不見他應急忙起來點燈一看只見
丈夫自縊被索斷墜地幸未斷氣扶起問道夫君爲何尋此短見
光明說妻呀你然何全不懂事你看押庄錢被主人除完林姓賬
項如何下台你到漠不關心哪黃氏說夫君嗎你想窘逼了林姓
賬項有人在方可望其能還今若自縊人既不在而賬仍在一死

何能塞口況丟下汝子年幼何以逃生豈不會要餓死嗎且夫君一死外人還說是在騙賬嘿黃氏將夫勸了一番終是無處設辦由是日夜焦愁忽到臘月中旬光明向妻言道我想林姓之賬不可不還者有三一則林姓與我無親無戚慨然借貸於我我若不還天良何在二則借錢作押庄的人甚多我若不還林姓下次誰個又肯借錢文人來做押庄豈不帶壞世人其罪在我一人身上三則陽間一行錢陰間一行簿我若不還二世必變畜生償還如此想來此賬必要打一痛心主意方才能夠還他賢妻你說是也不是呢黃氏說道夫君之言甚是有理為妻一常細想無有良策夫君有何主見無妨說出光明曰依我想來主意到有不知賢妻從與不從黃氏云既有良策可還此賬為妻焉有不從之理夫君快快說來光明欲吐欲茹勉強含淚言道（詳）鄭光明含珠淚長聲嘆氣尊賢妻聽為夫强把話題想起那林大爺疎財仗義湊活我押庄錢恩與天齊六十串不為少豈是容易無非是念我窮把我提攜實只望押田種必然順遂我夫妻都發憤苦把錢積（本是這樣想嗎）才來種田誰知道天年乖連不湊趣三年內遭乾旱又遇蟲吃周老板不讓稞刻薄到底押庄錢概除盡怎樣下席因此上把此賬一概欠起本與利並未還一分一釐雖然說林大爺恩高無比並未曾到我家前來追逼雖未追逼啥才將田又退不各人心內下去不得喲這樣賬都不還傷心辦備身死後必打在阿鼻地獄左一思右一想毫無一計為夫的

終日裏心內着急猛然間想起了一個主意又不知我賢妻依與不依只要把賬还了爲妻自去是依的喲還此賬惟有賣方才可以說賣字不由我珠淚双滴夫君呀你我家中百無有一拿甚么來賣虛那個肯要喲這句話不忍心說起出去若問我賣咪子並非東西不是東西又是甚么你說嗎夫今日想賣的除非是你說半句留半句咽喉哽噎哎咪夫君呀你賣我想是數年困苦已極毫無怨夫之意夫何忍心賣我況我妬婦人原是從一而終徨面黃飢瘦縱賣亦不能还清賬欵夫出此言实屬無益妻呀不是的不是賣我又是的賣的咪子嘞夫說賣不是你還是你的望賢妻要息怒切莫氣激賣兩個痛心兒此賬可抵想家中除此外別無出息黃氏一聞此言氣激倒地半晌不語妻呀爲夫的實乜在是萬萬不得已難道說你慘懷我不捨慘妻子而甘心賣之麼但世上貧富固難比那個像我兩夫妻人生原是爲兒女討米告化不肯離不孝有三書載起無後爲大是罪魁夫呌眼睜睜把兩個姣兒棄看爲妻悲啼不悲啼呀我賣二子償債留一子接後此乃兩全之計本當不從夫君訴林姓賬項難周畢若要依從夫君意刀割心肝痛傷悲罷罷罷喰了這口氣任夫君怎樣施爲枉費我十月懷胎長壘慮枉費我三年哺乳費心力枉費我白日天天常哺洗枉費我半夜三更睡溼簟正所謂養兒不得正所謂積谷難防飢怎捨得聰明伶俐叫爲妻到何日才不悲啼

○黃氏哭泣難捨光明百般勸慰方始收淚於是夫妻商量停當次日收拾將行光明與妻扯住大哭道（謔）見姣兒忍不住悲聲大放（黃）黃氏女扯着兒眼淚汪汪（鄭）我只說撫姣兒老來有望（長子說多呀莫賣我我長大就好了的嗎）黃又誰知今日裏賣與別鄉（次子曰媽呀我是不肯賣的我要跟倒媽一堆的做）鄭兒呀皆因是林大爺這主恩賬（黃）崽呀無錢還不得已才賣兒郎（鄭）兒哪這是你薄命爹無有志向（黃）崽呀雖賣了你二人莫怨爲娘（鄭）兒哪從古來也只有父子義廣（黃）崽呀又道是誰比得海子情長（鄭）兒哪父好比蔴啣泥空把兒望（黃）崽呀母猶如雞抱鴨空忙一場（鄭）兒哪今賣去不知在那街那巷（黃）崽呀賣入戶又不知姓李姓張（鄭）兒哪父願你落一個富貴之地（黃）崽呀母願你

仔落在那詩書之鄉（鄭）賣別處就不比在家一樣（黃）崽呀東別人就不比親生爹娘（鄭）兒哪凡百事要聽說切莫性強（黃）崽呀莫吝人咒罵你才算在行（鄭）兒哪長成人莫把父當作仇樣（黃）崽呀養育恩劬勞德切記莫忘（鄭）兒哪父死時雖不能披麻執杖（黃）崽呀清明節到坟前燒化紙張（鄭）兒哪今日裏你不必淚如雨降（黃）崽呀乖乖兒你莫哭痛娘心腸（鄭）兒哪這都是天降下無情棍棒（黃）崽呀折散我母子情兩下分張○光明夫婦痛哭一會只得引起二子上街頭插草標遇一富翁姓趙問道二子均賣嗎光明答曰正是趙翁曰我久欲買一男作子你在此等候我去將陳表兄喊來一同議價不一時二人

俱到面言價錢二子共議價錢五十串、即請人立契承交將要下
肇光明忽然大哭二翁問道所哭爲何光明答曰我之賣兒原爲
償還林姓賬項今二子已賣賬又不能還完心實不安是以悲耳
二翁遂問林姓賬項根源光明從頭說了一遍二翁曰林姓之恩
固當報答賣兒還賬亦所罕有我二老亦有不忍之心甘願另外
共給錢三十串以助之可以求林姓讓稍還本漫意可否光明即
時叩頭謝恩不勝感激契成言定次日同林姓來二家領錢光明
告別直至林家算清賬項還錢八十串下欠之錢書字借轉林大
翁問道連年天年不順何能有錢還賬莫非戚友借貸是否光明
曰我一貧如洗那有戚友眷顧林曰既非借貸敢莫天佑撿銀是

否光明曰三兩黃金四兩福我乃福薄之人豈有這樣造化林曰
既然不是二椿殊屬令人生疑以我想來困苦如此得勿爲賊分
肥方有此錢不然錢從何來若果如此你才不是好人快快從實
說來我豈收你不義之錢光明無奈只得將賣子情由說明林聞
言大驚暗想賣兒還賬自古未聞其事此人如此存心將來天必
佑其發達我當分外提攜才是因厲聲罵曰你欠我賬從未向你
討取一次然何忍心賣子我聞此言亦不覺傷心淚下豈忍要此
錢乎爲今之計快將賣兒之事退脫即或陳趙二翁不允我命一
姪男同去代爲原情取兒歸家光明叩頭謝恩林又問來年作何
生理光明答言無路林曰我有坐盤田業一契可收谷七十餘石

佃與你來年耕種光明說承林大爺厚恩但我不敢任承一無押
庄二無糧飯三無人力何敢種此大業況近來我時運衰敗倘若
連累主人我心更却不忍林曰我出此言自有主見你何過爲慮
慮我不要押庄秋收平分春上食用一概有我應酬至於耕牛農
器我家盡是現成任你使用你這就不必推辭光明見其這樣照
應遂書立佃字呈交林問曰目下過年節的費用有否光明答言
毫無一有林云我亦知你無有我今給米二斗臘肉二塊以作過
年之資光明感恩不淺遂挑米肉歸家走至對門黃氏望見丈夫
挑担回家想道必是賣兒還賬所剩之錢買米回來痛兒心切只
見有米不見兩個兒子不覺大聲喊道兒哪遂向門上幾腦撞昏

死在地光明進屋見妻如此情狀急忙喊醒言道妻呀你敢莫有
昏病再不是就一定是發毋猪瘋羊角瘋哪你昧得這個毛病是
那們陡然得的嗎黃氏答云我有甚么病呆只爲欠兒傷心憂得
氣無出處夫君呀你還歡喜至極全不憂氣光明說賢妻不必憂
氣這吓我夫妻才好了黃氏聞言越是氣激言道夫君你說好了
依我想來此時大的兩個兒都賣了只剩得一個小的如今雖然
米也有了肉也有了年節倒也好過你說是好只怕莫得咪好虧
你好很的心腸說罷又是一聲兒一聲崽哭起來又向門上一撞
光明扯住言道叫你不要憂氣何故要這樣性急我的兒未賣呀
黃氏曰明明賣兒所剩之錢買些米稱兩方肉回來你還來誑我

昧有賣嘞光明曰我說未賣有個緣故黃氏說既有緣故何不早些說明光明曰才放担子氣都未歇況且此事一言難盡聽我慢慢說來遂將賣兒情形與償錢數目交契之後約定次日領錢黃氏又氣激說既如此還在誰我未賣更痛哭起來光明止住道賢妻不必哭泣聽我將後事說出黃氏云果是這樣難怪夫君說是好子光明曰你這叩也歡喜不還撞不撞腦哦我想起好笑憑兒在心裏與腦脫何子爲甚把腦脫來撞黃氏說我且問你前日主[illegible]錢除盡不能還林姓賬項你憑氣在心裏就是與頭項[illegible]光明笑曰這且不說但林大爺前[illegible]妻務須告之子孫勿忘大德可追至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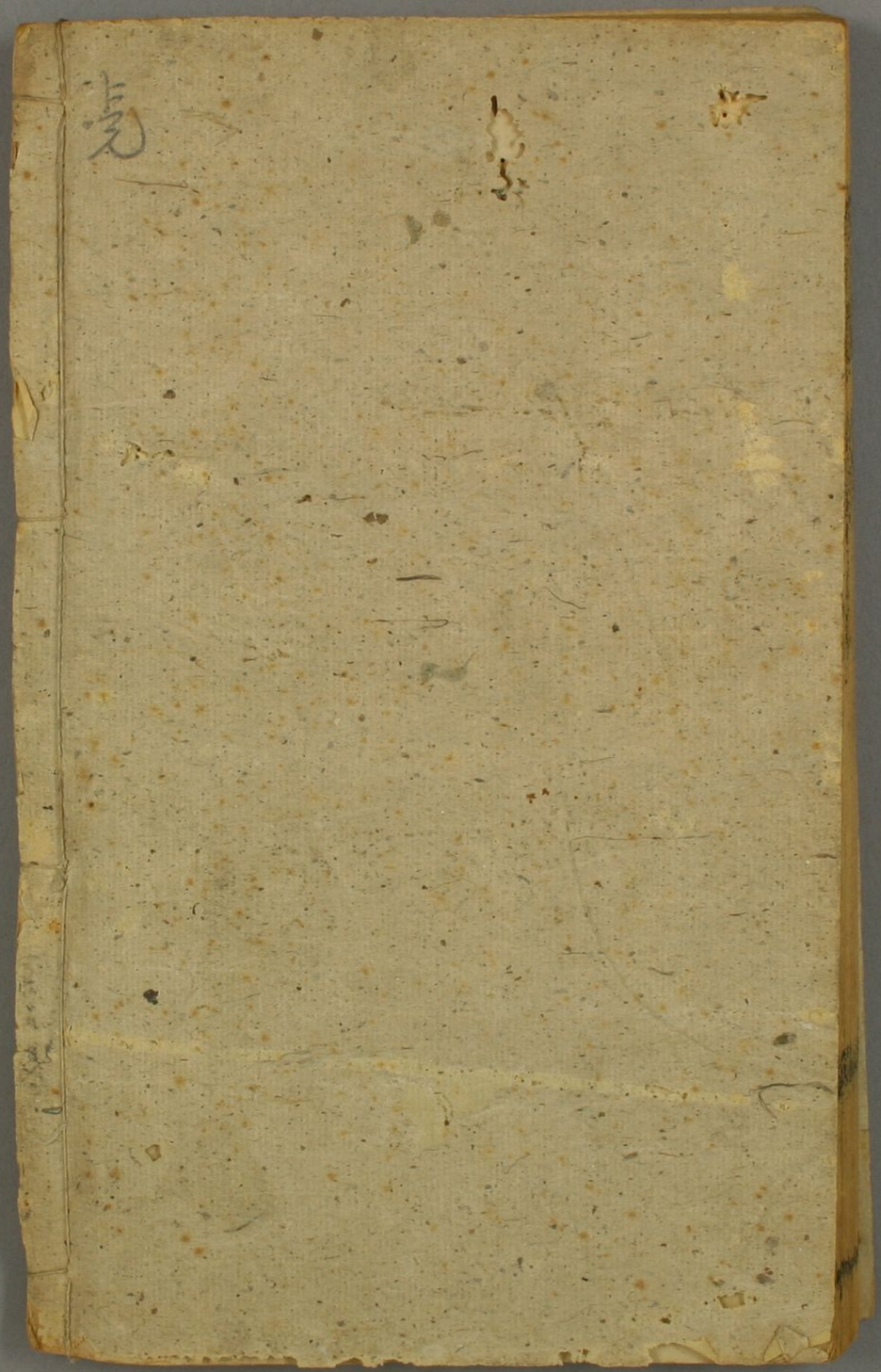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將頭項來弔嘞

曰光明邀林大爺[illegible]你長壽同至趙陳二家將伯父命他來取子的情由說明陳翁意欲不允趙翁說道林家多子多孫尚且力行善事你我原是少修積所以無嗣何妨退還全人骨肉陳翁亦允趙翁曰二子雖歸難忘過歲你我各出錢二串打發二子亦是救人之急陳翁亦欣然[illegible]從光明同二子叩頭謝恩而歸至家父子娘崽相會不勝歡喜黃氏曰林伯恩重如山何以酬答光明曰我想辦點禮物去與林伯爺年必不肯受不如新年初一我夫妻父子清早與林伯叩節稍盡一點誠心你說好不好黃氏說好到却好光只拜年不足以酬大恩我想原日我們那塊荒坡人皆呼爲烏龜凸不知有陰地否聞聽林伯屢七卜地未就你我夫妻去

拜年時就問林伯如再請地理看地隨便將我們那個烏龜凸看
看如若有地就送與林伯以酬大恩光明曰你講我們那個毛坡
有甚么地林伯千庄百畝豈無好地要你那毛坡做陰地黃氏云
管他有否但說無妨夫妻商議停當至次年正月初一元旦夫妻
率子來林家拜年不題却說林大爺出了天行尚早未亮遂進房
合衣而臥矇矓之間忽見一大烏龜在宅內昂首搖尾盤旋不去
醒來乃是一夢想道烏龜原是縮頭之物元旦夢此殊屬一年不
祥之兆因此愁悶臥床懶起林妻於天明時請夫起來過早答云
今早很不自在還要睡他半天不必驚躁少頃林妻見鄭光明夫
婦同子來至門外即進房與夫說知答云他來拜年特為報恩不

可待慢我今早心中煩悶不必喊我起來光明夫妻到屋林妻引
至客房坐下林妻轉身來至房中不料黃氏隨着來至房門前喊
聲林大伯貴體欠安好了些否不覺咽喉哽哽就哭起來了林怒
向妻道怎麼不請在火爐去坐林妻即將黃氏扯至火爐去了黃
氏曰我有一言要向林大伯說可惜不得會面林妻曰有話說來
我聽黃氏曰今來一則拜年二則為我一塊毛坡俗呼為烏龜凸
是過龜形之地我想林伯不妨請地理去看如其有地甘願相送
仰林伯娘代為傳說林妻即至房中林大爺見妻入室怒道先叫
你招呼客去火爐內坐新年初一為何引至臥房門首大發哭聲
今年定是不利之至仍向裏睡着林妻將黃氏之言說明林即翻

身而起其妻曰患病人各要將息何這樣猛勇林曰我的病好得快妻曰你病起得快又好得快是何緣故林曰我本無病因昨夜夢見一龜以爲不祥所以憂鬱不起今聞你言黃氏說有毛坡俗呼龜形恰應我夢想來此夢必是大吉之兆因此不勝欣喜遂同妻至火爐黃氏拜年畢便問林伯陰地可定確否林云有心地然後有陰地有福地定要等福人想我德薄那裏來有好地黃氏遂將毛坡相送之意說之答云如有其地認承備價相買黃氏云屢受林伯大恩甘願相送林云待出節後去看定安鄭光明夫婦厚擾辭別而歸林云乘節內空閑早些搬來以便安排耕種光明盡如其言以後照應不題且說林大爺於節後即請地師卜地路過

鄭姓地方地師問及此地係屬何人之業林大爺陡然觸動鄭黃氏之言同地師至其境細觀深如其意因問地師何如師云眞龜形地也若得此穴定主大富大貴必有速驗林曰先生之言實獲我心是日歸家請光明夫婦仰地師作中願出錢買地光明曰前蒙厚恩未報今種福土何敢言錢即送此地猶難報誓願立字相送後不數年林大爺無病而終遂葬此地其孫林則徐聰敏異常聯捷翰院後陞雲南總督洋匪作亂擢陞七省經畧咸豐登基召打粵西沒於王事入忠臣廟子孫簪纓蔭襲一品再說光明自耕林姓田業一來勤扒苦掙又叨照應數年還清賬項積金數千送第三子攻書成名光明夫婦俱享壽八十餘歲而終光明前佃周

姓主人自光明退後兩年夜深失火將文契家財一概燒盡兼之
子孫嫖賭俱全基業賣完從此案看來培德者終得吉地子孫官
居極品世系緜延簪纓不絕何等光彩刻薄者一敗塗地流爲乞
丐終無了期被人唾罵羞辱已極悲何極哉報恩者不至久貧亦
享富貴願世人早深感發焉